



目錄

卷之二

讀戰國策

讀秦紀

范增

漢高帝紀

韓信

趙王如意

婁敬

賈誼

陳平周勃

晁錯

汲黯

南越傳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霍光傳

陳湯其延壽

王莽

光武紀

壽陵

馬援

明帝紀

班超

西域

李固

李膺等傳

杜密

皇甫嵩

王允

袁紹

劉先主

曹操

辛毗

陳群

羊祜王濬

杜預

苟晞

晉武帝紀

陶侃

殷浩

桓溫

晉

劉裕

朱齡石

崔浩

魏伐柔然

諸葛長民

湘宮寺

褚淵

沈攸之

魏孝文

魏孝文遷都

魏晉取士

宋明帝

顧凱之

魏孝明帝

梁武帝

斛律光

隋文帝

王伽

南北朝

迷樓

徐洪客

唐高祖

唐太宗

李世勣

高宗

陳子昂

武后

中宗

姚崇

宋璟

玄宗

肅宗

代宗

房琯

府兵

藩鎮

德宗

李泌

吐蕃

李璿

憲宗

元楨

敬宗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

劉栖楚

文宗

李德裕

周墀

南詔

李克用

李愚李振

武攸緒司馬永禎司空圖

張承業

天雄兵亂晉王入魏

梁亡

唐莊宗

唐明宗

石晉

閩主曦

契丹

馮道

漢劉贇發徐州

以文臣知州事

宋主還汴

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潘美副將楊業擊契丹敗績死之

神放

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王旦

丁謂

契丹

西夏

晏殊

呂蒙正

司馬光

王安石

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

神宗

宋禁道學

金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

讀小史

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石室私抄卷之二

閩候官 魏文煥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讀戰國策

世稱田文以鷄鳴狗盜脫秦虎口喜其得士之助此特盜之微者夫列國戰爭海內之士並起而馳騖矣蘇秦張儀樓緩之屬各以遊說而盜富貴信陵春申孟嘗平原四豪者競遊俠而盜名譽范雎蔡澤以羈旅而盜相印於立談之間至呂不韋結異人卒奪秦嗣多錢善賈此天下大盜也蓋自儒道喪楊墨莊荀之徒立私說而盜六經天下浸

淫溺於邪僻矣明王在上盜六經者必蒙首誅哉

讀秦紀

秦始皇之碣石使盧生求羨門子高還奏得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塹山湮谷暴師十年固輕百姓力矣始皇死身肉未寒陳涉以閭左之戍舉大事四方豪傑並起而南面稱孤二世立未三年而諸侯師入關矣向使扶蘇立佐以蒙恬能保秦之不亡乎夫民苦于戈久矣秦若舍胡休養其力與天下更始何至思亂說者以胡亥亡秦爲錄圖之應予以爲迷秦之亡者胡非亥也

范增

范增策沛公於入關之初知必奪羽天下何其明也方羽至咸陽增不以此時勸羽都關中務樹德以收民望而以親愛王固失諸侯心矣凡羽所爲殘暴弑義帝不聞增一言諫沮惟急欲攻漢沛公死項王即拆筮而定天下乎增固戰國策士之下者耳蘇子瞻以爲人傑何哉

讀漢高帝紀

史稱漢高祖溺儒冠見儒生輒嫚罵夫高祖持三尺劍與群雄逐鹿布衣遊談之士爭欲攀龍鱗附鳳翼以自托於功名之會如酈生之徒合則朝獻策而夕拜官不合則目爲豎儒彼蓋儒名儒服者爾張良有儒者氣象帝尊顯之至呼子房而不名若魯而生

則帝所不能致者也况得而嫚之哉十一年之詔曰賢士大夫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孰謂帝真嫚儒者哉

韓信

韓信起布衣佐高祖定三秦威行魏代燕趙之間當其殺龍且定齊地高祖方困滎陽一搖足係楚漢輕重信於此時侃侃拒蒯轍之謀可謂烈丈夫哉晉武平吳石頭之入濬實上功至爲王渾父子所抑輒不勝忿憤護軍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惜乎轍爲信謀不及范通也且帝常入信壁兩奪其軍矣信握重兵帝未嘗一日忘信也春秋

鞏之役晉師歸卻克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信於迎陳被械之後乃與帝較將兵多少矜伐凌逼蓋不逮舍人告變其及宜矣然信不負漂母其肯負漢至夷其族帝亦少恩哉

趙王如意

甚矣柔曼足以傾國也以高祖明達誅秦虜項駕馭羣雄遂一海內末年以戚姬之愛欲易太子幾危社稷大帝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立之則諸子中最賢孰如代王恒顧其母薄姬寵幸不如趙王母耳呂后佐帝定天下間關師旅縛韓信如疑兔一強貴相謂可以制呂后哉帝病

困謂太子曰吾以如意母子相累惠帝尚不能力庇之况
一周昌耶說者謂帝惓惓趙王如以金注予謂帝愛趙王
當使與太子篤友愛事呂后彌謹不以戚姬故私暱之也
庶幾趙王母子俱安矣乃聽趙克之策為置強貴相幾於
樹黨夫博者之注金必遲回顧惜不肯輕於一擲帝為趙
王謀卒胎其禍甚矣帝之愛王不如博之愛金也其不為
晉獻公幸矣

婁敬

婁敬和親之策漢唐相沿遂為故事君子曰蓋自齊景公
女吳始也夫吳雖蠻夷乃太伯之後周之冑裔也端委而
治周禮列于會矣齊畏其強大妻之以女猶潛而出涕肉
奴雖強不過漢一大縣若以匹敵則非吾偶飲食衣服語
言不與華同非我族類去吳遠矣遠托異國昔人所悲以
天子愛女忍棄之沙漠耶漢興謀臣猛將如雲非齊與吳
之比何憂於匈奴豈高祖白登困後君臣色沮故敬得以
售其策耶旅獒之訓曰明王慎德四夷來賓漢廷公卿不
聞以此拆婁敬之說何哉

賈誼

賈誼在漢文時彌知治體者至請試典屬國以主匈奴而
行其計何其壯也誼欲施三表五弭此何異以果啖嬰兒

而塞其啼謂可以繫單于之頸而笞中行說之背耶絳灌
輩皆高帝時舊將宜為所非笑也予讀治安策誼欲擇師
保傳之官以教太子是矣然身為梁懷王傳至使王墮馬
薨乃自傷作傳無狀毒恨而死太史公曰務華絕根悲夫

陳平周勃

孝惠時呂后擅權分王諸呂議者皆罪平勃對不如陵嗚
呼二公親與白馬之盟豈收負耶呂后與高祖共定天下
縛韓信誅彭越殺趙王母子又欲鳩齊王矣其淫霍不下
武曌也武后王承嗣三思等且欲立為嗣謂狄仁傑曰此
朕家事卿勿預知嘗以忤旨殺宰相格輔元岑長倩矣妃
何益於唐祿產不王呂后容得已乎王陵以病免必盡去
諸大臣將肉視諸劉朱虛侯必不得入宿衛周勃必不得
入北軍灌嬰必不得將兵與齊連和劉氏危矣諸呂雖王
平勃不失為將相彼固有所忌也二公欲圖之以漸耳狄
仁傑周旋女主之朝卒成夾日之功君子予之平勃可深
罪耶但其對呂后詞失規諷至聽張辟疆之謀請台產將
南北軍倒授太阿此則陳平之罪也

晁錯

史補晁錯患諸侯強大議削其地遂發七國之難夫吳王
以山海利故國擅富饒郡國吏來捕亡人公共禁弗予如

是者四十餘年此其逆節著久矣高祖封三庶孽居天下
半謂吳王濞曰漢五十年後東南有亂者非若耶竟王之
吳至文帝朝濞稱疾不朝復為秋請帝於此時遣宗正持
節問吳責以王制貶爵削地之條裁削數縣彼將俛首聽
命敢與天子爭衡如格明詔舉兵討之可也乃一切務為
姑息賜之几杖漢法為不行矣逮及孝景濞屬為諸父宜
棄前過與之更始下推恩之令分封王侯子弟以少其力
行賈誼之策可也錯遽議削之且併削諸藩至使濞得為
戎首以誅錯為名錯又欲帝自將兵而已居守欲天子不
疑已難矣噫錯為社稷計而袁盎至以私恨計殺之盎真
傾危之士哉

汲黯

武帝英明臣下順指獨能容汲黯不冠不見至避武帳中
使人可其奏其見敬憚雖大將軍青不如也帝用黯為淮
陽太守謂曰欲得君重卧治之可謂知黯矣黯之淮陽過
大行責李息之詞凜然有大臣風雖外補其心未嘗一日
忘朝廷也然黯性伉直嘗面斥人主與爭是非至御史大
夫湯丞相弘數質責之幾中弘禍矣予讀萬石君傳石建
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
是悅之黯之不得出入禁闥以此噫閭閻侃侃皆道之珍

人主惡可任好惡哉

讀南越傳

予宦遊雷陽歷合浦橫潯蒼梧徃徃見土人祠路將軍博德長老為余言微路將軍越胥為夷矣夫南越自三代別在荒服至漢武時其相呂嘉殺漢使弑其王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討平之始郡其地籍而版而焉番禺一大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四方商賈輻輳職貢千餘年文物彬彬齒於上國矣路將軍之功越人思之猶甘棠之思召公焉學者牽於所聞猥以帝務勤遠略比之北伐匈奴此與以耳食何異夫伐叛討貳大順也用夏變夷大功也廟謚孝武宜哉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自高祖用婁敬策以公主妻單于五世未見和戎之利寇邊殆無虛歲敬策為不足恃矣逮武帝席文景富庶之業而制匈奴而酒泉列亭障幕南無王庭矣帝於此時棄前議閉諸關謝絕之可也又通烏孫氏彼其衆不及匈奴且屬後焉妻之何也既而昆莫以老聽其孫尚主聚鹿瀆倫中國而夷狄則亦夷狄矣噫黃鵠之歌可忍聞耶適以資千古非咲也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車師何西域地也車師王教匈奴遮漢道侍郎鄭吉發諸國兵逐之遂田其地輪臺之詔曰往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數千人則非可田矣必徙遠卒繕亭障所費大司農轉輸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匈奴所必爭也胡騎住牧其中將大發兵殺吏士是襲輪臺之迹矣夫田者非則罷者是矣弱翁相業此亦可觀哉

讀霍光傳

史稱霍光不學然輔少主正色立朝能從賢良文學之議罷權酷一切與民休息脩復文景之業至廢昏立明定宗廟大計庶幾社稷臣矣周勃亦重厚少文此二公者皆有安劉之功萬石君無文然恭謹無與比竇太后曰儒者多文少質惟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武帝督責大臣丞相比坐法死而萬石君父子以名位終漢初將相大臣寡文多質議論務在寬厚口不言人過失化行天下治亦近古夫周秦之際可謂文敝矣漢興君臣尚篤行永祚也宜哉

陳湯其延壽

其陳功罪匡衡蕭望之劉向耿育谷永輩論之詳矣愚謂法者臣下之所守也恩者天子之所擅也當其奏凱之日丞相御史大夫論其矯制之罪事下廷尉逮繫詔獄天子使謁者持節赦之若曰卸支囚殺使者西走康居恃遠而

驕副校尉湯都護延壽奮然發兵屠二重城誅之於絕域
揚大漢之威掃谷吉之耻功莫茂焉周書不云乎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其免除前罪勿治然後告廟獻馘議錫茅土
使朝廷有執法之吏令主上得自施恩以為臣下効力者
之報不亦可乎

王莽

王莽未嚮用時折節謙恭被服如儒生行甚勅備當世名
士咸推轂之雖非外戚亦當以孝廉選用矣其爭定陶皇
太后事確然有古大臣風時惟恐其不早居宰衡雖周公
奚加焉吾觀莽私買侍婢以其宜子送后將軍朱子元此
豈人情耶夫事不近人情君子惡之為其近於佞也世無
早辨之者至使莽得文其奸以移漢祚嗚呼共工象恭如
莽遭聖明永始之初已在放殛之列矣至元壽元始以後
政自莽出庸將及乎

讀光武帝紀

光武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阻至拔佩刀以斷車軻
帝不從卒降囂衆則憲為無謀矣后潁川盜起京師騷動
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高祖自將擊匈奴怒婁敬之
諫繫之廣武及圍白登七日而解救敬曰吾不用公言以
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曹操破劉備還軍官渡袁紹議攻許

下田豐強諫不聽械繫之紹軍果敗還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夫三子之諫一也高光至以自悔而袁紹竟以殺豐此可不為士君子擇君之鑒哉

壽陵

光武作壽陵詔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劉向曰德稱厚者葬稱薄知愈深者葬愈微帝之見非帝王所可及矣文帝嘗詔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然晉愍之世盜發霸陵得其金帛甚多當時猶收其餘以實內府則孝文薄葬之制孝景蓋未果從而壽陵詔稱景帝能述遵孝道雖子孫亦未之知也嗚呼景帝誨盜其為孝文盛德之累多矣

馬援

援西州豪傑也一見世祖于雲擾之際推誠委質鋤先零平微側功爛然漢廷之右矣時梁松帝壻貴重援以父執自處誠之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援有疾松往候獨拜床下援不答在交趾還書誡兄子敢敦為杜季良仇人持以訟上辭連梁松帝召松出示援書愈深松恨及壺頭失利帝令松東驛責援代監其軍松遂構陷之矣薏苡之謗非松為之耶援出征五溪對杜愔言但畏長者家兒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知必有他日梁松之禍也帝以援書

賁松復用松賁援寔遂松謀孰謂帝能保全功臣哉松至永平竟以飛書誹謗下獄死卒如援言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松真監子也

讀明帝記

夷狄交構中國之利也建武間南單于款塞遣侍子詔徙居西河美稷發兵擁護之以扞北地為郡縣偵邏耳目其視武帝結烏孫通西域功萬之矣及北匈奴懼求和親帝時為太子議辭其使以成南單于之義豈不威德並著哉至永平初北虜寇邊遂與交使合市且置度遼將軍防南單于帝於是失慕義者之心矣宣帝時兩單于遣使朝獻待呼韓邪使有加於是郅支徙居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呼韓親附者數世如帝不欲絕北宜因其貢獻報之略與相當外示羈縻可也度遼置而南北携矣帝之見不及前議何哉

班超

班超以吏士三十六人使西域威行諸國為漢虎臣其殺虜使執兜題鞭國相能使其國之君臣俛首聽命而降漢焉此與介子斬樓蘭馮奉世破莎車陳湯誅郅支功愈奇矣夫漢自武帝苗制匈奴通西域昭宣元成之際呼韓內附烏孫康居遣侍子貢獻至建武間南單于款塞匈奴漸

以衰止西域慕漢威德願屬都護故超乘此而立奇功屈伸異變強弱之勢殊也予聞匹夫尚不可狃况國乎如使諸國怒而收三十六人者送匈奴傷威毀重超寔禍首雖成功非可為奉使者之法也

西域

孝武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由是單于失援犇奔來朝者數世矣至安帝永初罷西域都護及伊吾廬柳中屯田諸羗叛者數起匈奴得以車師擊殺漢吏此則西域通塞已然之明鏡也議者猥以給西域小費欲閉玉門關以絕諸羗使其屈就匈奴是資敵以兵而續其斷臂也夫西域本匈奴屬後自先帝通之彼其樂附漢羈縻勿絕可也吾觀班勇折廷臣之議與敦煌太守張璠之論其籌策西羌明矣噫惟在擇都護校尉哉惟在擇都護校尉哉

李固

固於陽嘉間對策忤阿母宦者為飛章所陷棄官是在所舉士時固已名重公卿間矣后以大將軍梁商辟屢進讜言及位三公義形於色尤為商子冀所疾夫固不死則冀之權不張必至殺之而後已君子曰能為無有可謂大臣矣馬融為世儒宗至為梁冀作章表固之死實出其手融他日為南郡太守以謁冀弟不疑忤冀受髡笞之辱徙朔

方噫融不為章表止徒耳孰愈徒於從事中郎之時哉

讀桓帝記

鄧萬世與帝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相與博塞上干乾象
太史占曰客星經帝座此其事應殆與于陵光武類矣予
謂于陵與光武少同學光武即位陵高巢父之節引足加
腹以示不臣故天應之客星萬世以布衣無功封侯與帝
媿黷君臣同譴災沴之氣其應為彗史稱客星諱之也夫
犯者夜入經者晝見天垂象見吉凶可畏哉可畏哉

讀李膺等傳

東漢名士以氣節相高務為矯激之行卒罹黨禍悲夫范
滂岑晷為郡功曹至使太守有畫諾坐嘯之謠李膺成瑨
劉瓚赦後專誅太學遊士臧否公卿以口舌代袞鉞此豈
孔子所謂明夷艱貞危行言遜者耶岑晷張儉亡命困迫
望門投止繫自己作禍延親友豈真烈丈夫哉夫好招人
過國武子見殺於齊延熹永康之際豈其時耶夫惟大雅
明哲保身徐穉郭泰申屠楷其庶幾焉而孺子遠矣

杜密

君子仕而致政如董仲舒朝廷每有大議數遣廷尉張湯
親至陋巷問其得失動以經對此其度越於人遠矣不幸
遭值否塞則如馮敞通閉門自保亦庶幾儉德避難君子

也密才名與李膺等當桓帝時為北海相去官不思投跡
深林謝絕賓客乃輒謁守令多所陳托至為太守王昱譏
刺反目劉季陵為寒蟬夫蟬有文有信而清廉且儉君子
比德焉如不為寒蟬將為啄粟黃鳥乎寧與鷄鶩爭食乎
寧效江夏鸚鵡乎密既免官猶欲薦賢糾惡自効邦君何
哉噫建寧之際密雖欲為孤豚尚可得乎

皇甫嵩

皇甫規降諸叛羌威信行關西其子嵩以北地太守討平
黃巾復大破涼州之賊父子勲名可謂並著漢廷矣方董
卓被詔違命嵩為元帥拒從于擲之謀不欲討卓以示人
臣不敢專誅請上自裁可也及卓廢立劫帝西遷嵩時為
上將手握重兵不於此時鳴鐘鼓與關東豪傑共起勤王
奉迎乘輿乃舍蓋勳梁衍之策而就董卓之召他日復俛
首車下為智士笑如使父皇甫規在肯如是乎司空張溫
以車騎將軍討涼州賊卓為偏裨應召稽留溫不能陳軍
法斬之卒亦為卓所殺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患嵩溫之
謂矣

王允

王允結呂布誅董卓清君側於指顧之間其忠智可謂兼
之矣卓死其將校尚懷反側關東豪傑未解天下大勢方

如鼎沸允不於此時延攬智謀之士共定大計皇甫義真世著威名使領涼州部曲下詔關東諸將共獎王室可也乃驕傲得色蓄疑敗謀智如荀攸賈詡棄而不錄至使李催郭汜以詡謀舉兵犯闕允不自保而皇輿播越矣護軍司馬傅燮奉命討賊上疏曰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予謂卓雖誅如卓者尚可深憂允之智不及傅燮惜哉

袁紹

甚矣袁紹不可與言也方曹操東擊劉備紹若用田豐之策輕兵襲其後一舉而收卞莊子之功可也而紹不從及操還軍官渡已為有備乃輕議攻許自白馬斬將之後沮授說以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不聽遂至覆軍許攸張郃輩相繼降操棄謀臣以資敵國一敗瓦解舉河北四州之地棄之妻子不保為天下笑夫以紹矜愎自用如此乃欲與操較量強弱共規中原難矣紹前為何進謀召董卓以造亂階漢失天下則紹之由嗚呼四世五公冢中枯骨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劉先主

帝自得亮以為軍師事無大小必諮之方帝將兵東下羣臣皆諫而亮無一言及帝自巫峽建平樹柵連營數十屯

包原隰險阻為軍兵家所忌不聞帝圖方略示亮而亮亦不遣人視師何哉吳蜀相持六月矣曹丕在許猶料其必敗亮顧不知耶及至喪師乃追思法孝直豈亮之智不及法正耶予入蜀由夷道問所謂猗亭者即先主屯兵處也乘高扼險法謂我得亦利然退而數百里山形盤折進不得逞將自困於木石之間使遜得以徐而制其敵昔高祖以子房運籌而卒擒羽伐國大事也帝不以亮行何哉

曹操

曹操包藏禍心遷帝許下建安以後天子守位而已帝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則垂恩相捨噫亦可悲矣昔晉文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操之遷帝晉文之教也至專封拜擅刑戮則又晉文罪人矣如使操平吳蜀山陽公之廢豈待黃初之世耶司馬光乃以操終身不敢廢漢自立為畏名節夫名節孰有大於弒皇后皇子者乎凡操所為路人皆知之而溫公獨不知何哉

辛毗

辛敞為曹爽參軍延熙間爽從魏主芳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門欲誅爽敞聽其姊憲英之謀出赴其難事定漢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之伐漢也憲英測其有志其子羊琇為會參軍戒之曰行矣師旅之間可以濟者

其惟仁恕乎后會滅蜀以反誅而琇獲全歸君子曰憲英之智過於夫夫遠矣魏晉諸賢鮮及也其父辛毗曾事袁矣方譚尚相攻毗不勸以輯睦拒操乃為譚請兵于曹至使譚尚兄弟誅夷遂失河北不義甚哉噫毗有媿於其女多矣

陳群

陳司空羣數上封事輒削其草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漢大保劉殷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魏文成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深取高允不顯諫為忠特加優寵世傳萬石君家醇謹史稱石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悅之故能以名位終夫孔子從諷諫惡訐為直予讀羣傳采之以為諫臣法焉

羊祜王濬

晉咸寧初吳襲江夏汝南略千餘家羊祜時都督荊州不能追討繩以軍法疆場之事祜其不免矣晉武謀伐吳也

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艦王濬以何攀之謀召諸郡兵萬餘人非出境大夫專之可乎然晉武卒後二臣殆異夫從中制者矣夫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削平吳蜀宜哉

杜預

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然當時貴要孰有過於荀勗馮統者哉齊王攸以明德至親為勗等所惡至構陷怨憤而死况疎遠之臣乎夫干上犯主其罪可採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漢谷永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相與比周結為死黨春秋婦父家遣朝吳出奔非以季氏無極故耶觀預所求免禍則貴要權移主上乃自古患之矣噫可畏哉

荀晞

蘇章在冀州欲按故人姦賊乃為設酒甚歡曰今夕蘇文孺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荀晞之在兖州其弟犯法晞杖節斬之哭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魏源懷為行臺使巡邊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短長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三公可謂執法不撓矣然晞狗從母之求用弟為督護竟殺之

孰若執法不用之不至傷恩哉

讀晉武帝紀

自古王者受命而興孰不稽古禮文損益時政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慮哉晉武承漢魏百年戰爭之後蕩一區夏而先王紀綱典則以至風俗之變夷夏之防尚多闕有間矣帝宜延訪耆舊宵衣旰食治猶懼其怠乃宴安荒淫曠任邪僻不思經國遠猷身沒未幾八王首難五胡乘之而起中原故上剪為戎馬之藪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司馬懿欺人孤寡其子昭遂行弑逆懷愍之禍其應亦已惜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陶侃

陶士行自太安初克張昌見知新城公劉弘既而破陳敏走杜弢平廣州斬蘇峻都督荆湘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在軍四十一年卒以勛名終亦江左名臣也方峻之叛已半年遷帝石頭矣曾不聞勤王之師及溫嶠邀之猶以不預顧命為恨屢說方肯就道又欲西歸不以粟餉嶠軍向非李陽毛寶諸人保其不為卞敦乎卞敦時刺史擁兵不赴陶梅曰侃機神明鑒比魏武忠順勤勞似又不給軍糧孔明嗚呼侃魏孔明多矣若溫太真真純臣也

殷浩

處士純盜虛聲自東漢士大夫以為譏評殷浩以善談老
易為風流所宗擅名江左縉紳伺其出處以卜興衰惟恐
其不就徵辟雖管葛不能過也然浩既受任不聞經國遠
謀以固根本輕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姚襄內附不能推
誠結為聲援無故遣兵襲之反為所并又復用為前驅伐
秦山桑之敗望實俱喪矣夫以浩行事若此乃欲以虛名
抗拒溫溫豈為之下哉浩高談傷教王夷甫之流也不至
殺身幸矣予謂東漢處士雖盜虛聲然言行所守未缺無
負國家深源盜名負國誤天下蒼生甚矣晉諸公皆為所
欺共推較之何哉

桓溫

晉自建武以來奄奄江左桓溫志恢經略舉兵伐燕君子
謂是師也直而壯矣春煇楚子伐隨而懼季梁晉侯伐楚
而憂子玉燕有慕容重符堅王猛猶憚而不敢發溫豈其
敵耶且持重兵深入不務乘時趨利乃逍遙河中至使重
得行其計數萬之衆殲于枋頭溫豈得辭四海之責哉未
幾慕容重奔秦遂使王猛得收入鄴之功溫見猛於關中
立談之間知江東無比乃棄以資敵何哉

晉

晉之風俗始於王何以曠達浮靡波蕩后生蓋至永嘉咸

康太元之際濫觴矣吾讀北使劉翔責何庾等曰四海板
蕩奄喻三紀諸君宴安江沱謇諤之言不聞何以尊主濟
民夫晉自太康混一之后不思貽謀遠備公卿之胄競騫
虛誕瑯邪渡江未見進取中原尺寸謝安石負蒼生之望
以聲律自娛至登冶城反以浮辭拚王羲之豈真有規世
之志耶愚以江左諸賢有媿劉翔多矣范甯謂王何之罪
甚於桀紂嗚呼禍所從來遠矣

劉裕

晉自定都建康畫江而守遂失天下形勢劉裕滅秦入長
安已有恢復之漸裕不於此時務收人心以慰三秦之望
表留王鎮惡都督雍梁秦州軍事以鎮撫關中西連巴蜀
徐議經略可也乃亟欲東還以重地屬其幼子至使諸將
相面難自內作夏人承之而制其敝舉殺函而盡棄之咸
陽故都遂為戎虜京觀矣惜哉噫裕行甚操懿材特一將
之任耳奚足與論混壹之規乎

朱齡石

朱綽兄憲為豫州刺史袁真所殺綽後從桓溫克壽陽戮
袁真之尸溫怒將殺綽以桓冲請免之綽事冲如父冲薨
嘔血而卒元興間劉裕討桓玄綽子齡石為裕參軍江乘
之戰請曰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請在軍後此

與樂毅所稱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子孫皆所謂義士推其心可與托孤裕能從齡石之請而零陵王之廢日欲盡去晉羣公子視齡石不亦可媿哉

崔浩

崔浩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予觀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佐大武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見知世主顯名友邦真子房之亞匹矣夫以浩之才稍自挹損以保令譽豈不善始善終哉乃恃才專制至與太子爭補郡吏刊所譏國史賣直此豈人臣之職耶卒罹赤族之禍悲夫浩自負稽古何不以古自鏡也夫惟大雅明哲保身留侯深遠矣

魏伐柔然

魏太武議北伐其時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占為不利崔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日食脩德月食脩刑今出兵討罪以脩刑也遂伐柔然追至涿邪山大獲而還此與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伐邢而致雨非以人事而知天道哉太史令所占溺其職矣天垂象見吉凶非通儒孰能識之乎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義熙間長民懼劉裕之禍嘆不得為丹徒布衣卒為裕所殺陸機與弟

雲事成都王頴為牽秀等構陷被收歎曰華亭鶴唳可復
聞乎李斯具五刑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
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三人者悔禍如
出一口夫飲食以養生亦足以傷生富貴以榮身亦足以
危身恭以存位哲以保身則周公仲山甫其人也斯機聽
高邪謀助頴造逆誅夷不亦宜乎長民處濁亂之世昧通
塞之宜驕縱奢侈貪以速禍不族幸矣至王景文履滿知
止屢辭不獲卒亦見殺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
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君子出處相時而動知矣

蔡興宗

史稱興宗方嚴大明間為吏部尚書武皇好狎侮羣臣自
太宰義恭亦被穢辱惟興宗不至侵媒至子業暴浮商受
殺顧命大臣以下左遷興宗復以人望留居舊職其拒袁
顥外補之謀居中免禍可謂先見矣父廓在相府亦以方
嚴不狎武帝宴私未嘗相召昔石奮石慶事漢武以醇謹
稱故萬石君家之名著於後世蔡之父子遇淫霍之上獨
能持正以榮名終豈非至賢哉

湘宮寺

佛教以虛無為宗慈悲為本自漢明帝遣使之天竺得其
經四十二章藏之官寺至秦姚興命胡僧鳩摩羅什以華

音譯番語其書始傳而營寺作像盛於江東矣宋主造湘宮寺自謂功德散騎侍郎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販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予謂若其無知崇之何益噫足以解千古之惑矣

褚淵

褚淵美姿容山陰公主請以自侍備見逼迫淵以死自誓曰回雖不敏豈敢首為亂階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不亦毅然丈夫哉及蕭道成篡逆淵親奉璽綬勸進為齊佐命夫淵少立名義不以冥冥惰行至昭昭伸節不及袁粲方粲謀舉事淵以告道成使為之備粲之死淵為之也昔劉安欲叛漢而憚及黯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道成議革命亦慮褚公不從淵若義形於色齊必不敢遽爾改物淵特難於一死耳謝朓不勸進亦不死死亦有餘榮况未必死哉齊禪后三年淵死等死耳孰與死於革命之時乎

沈攸之

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至明帝時攸之以功為中領軍封公而遵考名位反後攸之謂遵考曰形陋者若何矣夫以貌取人孔子自謂失之子羽叔向亦幾失駸明良驥伏櫪美玉在璞何疑於士乎趙文子若不勝衣而顯名諸侯蔡澤黓顏慮額卒為秦

相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好女魏武自以衰陋見北使者以
崔琰代至若晏子之短卻克之跛相如口吃杜欽偏盲崔
浩疋織裴度眇小司馬光枯瘦王德用黑面王旦高喉歐
陽脩短視此非世所稱名大夫公卿耶左太冲張孟陽醜
甚輒被唾擲而文章名世夫布衣閭巷之士混迹糞土窮
愁困阨稿木其形怪陋其貌庸夫愚婦皆得賤而非笑之
一旦致身青雲之上功存社稷名垂竹帛古今賢豪自奮
草野何可勝數豈以貌哉乃若顏如渥丹面如傅粉粲如
聯璧美如倚玉皎如瓊樹瑩如玉山而令終者鮮柳子厚
所謂梳貌蠟言譬之賈鞭雖得厚售責以大擊之効則折
且獲墜傷之患士在塵埃中以物色者爽矣

魏孝文

魏孝文欲行三年之喪臣下不從說者以為有君無臣夫
馮太后親弒獻文在孝文則讐也文姜預弒魯桓春秋去
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孝文幼冲未聞乎弒魏之臣
子無有沐浴以告者至使馮氏得以祖母稱制專政宣淫
且閉孝文而絕之食向非拓跋丕等能免獻文之及此其
肆毒得死幸矣乃為之哀麻成禮恩同所恃復與七靈共
享忘親厚讐實臣下不早正言之罪也世儒謬以孝文欲
復古禮當時諸臣不能將順其君之美失春秋之旨矣

魏孝文遷都

魏孝文禁胡服胡語用夏變夷賢於趙武靈王遠矣其遷都洛陽上規成周有囊括四海之志焉當時臣下不悅亦人情懷土重遷昔盤庚遷殷其民傲上從康相與咨嗟胥怨王者宅中面大豈狃於衆議哉魏至正始永平之世屢有叛者則嗣王失政之故宋儒猥以遷都違衆過矣梁陳慶之還自魏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此不可以見孝文變夷之功耶春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若魏孝文固春秋之所予也

魏晉取士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自魏晉貴門地六朝南北相沿而孝廉選舉之法微矣伊陟象賢復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非克篤前人之烈哉江左門地最高無如王謝茂弘安石裒然江東之望矣玄瞻微莊義珣綽虔俱才華名行顯榮當世可謂能負荷矣乃若夷甫靈運僧達輩以傲誕殺身王儉首倡革命而成蕭齊之篡王敦謝晦皆謀反伏誅不族幸也此非門地子孫耶王者以天下為公賢可尊也雖屠販囚虜不耻為卿相苟非其才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魏晉以降先世族至王謝子孫幾為門

戶之禍而國祚亦以不永士生季世沉淪草野者可勝數哉

宋明帝

明帝在景和之世幽囚內殿已歷九死東亂繼統其視晉文出亾反國豈特險阻艱難備嘗已哉及苻夷禍亂遂肆滯霍末年為弱嗣貽謀盡殺諸公族去子業無幾矣君子曰樹德務滋公室之枝葉也帝不思樹德以固根本惟公族是除去枝葉而欲本之滋曾葛藟之不若矣宋自劉裕欺人孤寡弑零陵王殺晉子孫殆盡而宋之子孫亦相與剪面天寔假手焉易曰不善之積必有餘殃所由來者漸矣

顧凱之

宋大明間戴法興等勢傾當時朝士爭附顧凱之獨不降意曰辛昆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夫三公人臣之極爵位隆重惟天子得以操之蓋自主柄下移中外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上浮薄競進之徒皆奔走之如劉歆之於新室華歆之於曹魏褚淵之於蕭齊沈約之於梁衍數子者皆以早立名行卒至披猖忘君事讎不啻狗彘乃若揚雄班固蔡邕機雲之流古今所稱文士事莽憲卓穎官為大夫中護軍署祭酒內史之秩未必皆三公也亦其心焉何哉此非孔子所謂患得患失者耶辛昆在漢為魏

侍中至禪代後封侯豈真三公不易者哉凱之所著定命論予不得讀其文至謂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而恭已守道一言庶幾夫居易俟命君子也法興至子業時賜死則張彖所謂冰山者果足恃哉

魏孝明帝

魏神龜間羽林虎賁作亂相帥排尚書省焚將軍張彖之第殺其父子朝廷不能討大赦以安之夫魏用武之國也方乃祖隆盛之時威行萬里及其衰也不能行之宿衛之士雖張彖父子以刻薄構禍而所係國家大體豈其微哉奸雄有以窺國矣高歡以鮮卑之俠陰動邪謀輕視朝廷故八柄者主上之操也運之乎廟廊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惡可一日縱哉魏卒以不兢失國悲夫

梁武帝

侯景兵逼臺城湘東王繹入援次于武城夫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于即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春秋所譏猶在與國臺城君父之難滅此而后朝食可也蕭繹擁兵七閩月選孺觀望詩云叔兮伯兮衰如克耳梁武有子如此不仁得乎君子曰武帝溺志浮屠捨身僧寺以中華綱常之主從異域殄倫之學卒歸於臣叛君子叛父則佛教悞之

也至犧牲代麴將宗社實不血食太史公傳申韓推其慘酷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梁武亦云

斛律光

齊斛律光世著忠勳方瑯邪王儼殺和士開以兵屯千秋門欲殺嬖倖陸令萱穆提婆母子齊主帥宿衛授甲將戰幾於亂矣光不動聲色指揮呼吸而定古有社稷臣斛律明月殆庶幾哉弟羨為幽州刺史善用兵有父風為突厥所畏使斛律氏兄弟久居將相預機密總戎務為國家虎臣齊社稷寔賴之賀六渾之業將由此光大矣迺聽羣小之讒殺之後三年齊滅周主指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攷之春秋鄭小國也三良為政而齊桓受盟楚殺其大夫得臣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齊殺斛律光自壞長城自古國家衰亂巧佞之徒得志必殺其所忌此兔爰之詩所為作也以高緯為君佐以高阿那肱祖珽韓長鸞輩斛律兄弟欲自存得乎

隋文帝

隋文帝臨朝不倦楊尚希勸以務舉大綱可謂正諫矣至謂周文王憂勤損壽武王安樂延年小人務諂其君矯誣若是哉予讀無逸殷三宗勞以享國後王耽樂罔壽至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百年后崩周公作誥語

武王舊臣曰爾知寧王若勤哉武王之告康叔戒以無康
好逸豫此尚書所載儒者能言之尚希之欺罔非以其主
不學故耶若文帝衛士傳餐下行尚書事此其用心殆異
夫古帝王之憂勤尚希不以此勸沮乃妄引文武之事何
哉

王伽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
滎陽謂曰卿等自犯國刑重勞援卒能不媿心乃脫枷鎖
停援卒捨之而去相與期至京師如期一無叛者隋文帝
聞而驚異召流人宴而赦之擢伽為雍令此與唐太宗縱
死囚肆百期以來秋就死同然四百人者生殺出自朝廷
安知非微惠於肆赦之典相期歸獄耶李參等於伽無所
覲覩明矣如有逃叛則伽蒙故縱之誅而自以身代囚人
受死也彼七十八者能不負伽可謂革心矣且其罪在五
流赦之可也太宗慕王伽之義欲施隋文之恩上示其意
下探其情輕縱大辟豈真耻格之誠春秋譏肆大青君子
謂唐於乎失刑矣

南北朝

書美西戎即叙詩稱戎狄是膺戎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
獸心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固天地所以絕內外也周室衰

微四夷交侵未有入居中國者有之則自秦晉遷陸渾之
戎始也嗚呼被髮野祭之北已先見於百年豈非天地異
氣哉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馮
翊河東建安中曹操分匈奴為五部散居六郡鮮卑莫獲
跋人居遼西號慕容部此漢魏以來戎狄入內地之漸也
至晉則種族繁矣彼其習知天下阨塞戶口登耗士馬強
弱一旦覩王室之難藉中國之資東時四起賢才失職者
咸為之用劉淵拔於離石石勒起於上黨苻氏據有略陽
姚弋弋奮乎扶風慕容鮮卑專制平州騁虎狼之威肆吞噬
之欲竊古帝王位踰宅古帝王京邑中原土宇剪為戎馬
之區邦國圖籍悉入屠各之府其他爭為雄長私立名號
者不可勝數至拓跋珪其先猗廬入雲中繼都平城傳子
太武西平涼夏北伐燕遼盡有淮北之地延及孝文遷都
洛陽上規周室赫然強盛光于五胡矣後以爾朱之亂賀
六渾宇文氏乘之國分為二至隋文帝廢周自立始成混
一之業蓋自晉永嘉迄隋開皇戰爭殆二百年原野厭人
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視周幽王之禍不亦惜哉晉郭欽建
議欲及平吳之威徙雜胡於邊地而江統亦有還其本域
慰彼土思之論當時不能用也豈非天乎春秋吳楚徐越
皆禹貢之域帝王所封上世有顯功焉本華夏諸侯特以

僭稱王憑陵上國聖人狄之嚴為之辨大桓文攘却之功况實擅裘之種非我族類自古聖人禽獸畜之者也乃喜其內附納其質子甚至授之部帥虎而翼之誨盜養亂易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晉之謂矣

迷樓

隋煬帝作迷樓君子曰異哉其命名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周文靈臺詩人歌之列于大雅桀以傾名宮而南巢覆亾煬之名斯樓也何為哉彼其以弒逆承緒席殷盛餘休志小天下予讀隋紀大業以來攷其行事如築西苑作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後宮女數千騎為清夜之遊此色迷也徵天下散樂魚龍山車等戲此聲迷也裴矩撰西域圖記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即慨然欲通西域此貨迷也伐高麗喪師三十餘萬此兵迷也宇文述虞世基裴蘊郭衍之徒皆以諂諛進此佞迷也以佳句殺薛道衡王胄以諫殺任宗崔民象王愛仁此驕迷也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剪綵為花陳百戲于端門誇示諸蕃此奢迷也築長城營毘陵汾陽宮塹龍門穿江南河造龍舟此土木迷也巡榆林金河五原河右臨朔鴈門江都此遊幸迷也五子之歌曰有一於此未或不亾况天下之惡皆歸者哉中原鼎沸彼昏不知甚矣帝之迷於此

樓也昔夫差得西施築姑蘇臺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
恐臺為麋鹿之遊帝未幾為宇文化及所殺妻子不保遂
失天下江都故宮將麋鹿遊乎其中易曰迷復之凶反君
道也隋煬帝之謂耶

煬帝作迷樓每一幸輒經月宮女無數多不得進御有侯
夫人者殊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以進有詩
五章云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其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柰春何 其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承雨露多 其

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揚花意春來隨處飛 其四
秘閣扃仙卉雕房瑣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其五
此詞幽鬱淒惋桑間之聲也比於蕩矣孰若班婕妤詠扇
一篇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
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
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哀而不傷得風人之體婕妤初侍
漢成帝有寵后為趙飛燕所譖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
於長信宮可謂善處怨矣其辭同輦能以禮自防古之賢
妃也如侯夫人得幸則亦張麗華孔貴嬪女學士之流矣
至不得進御毒恨自殺當時女寵之盛何如哉

徐洪客

泰山道士徐洪客勸魏公李密東向江都執取獨夫彌令天下宋儒稱其謀竒而正唐初諸人不及予謂武王伐紂觀兵孟津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皆會于河朔武王遂以濟師密本石梁亡命依翟讓建牙併有其衆遲回洛口其無規天下之志可知矣唐高祖起晉陽以太宗神武首出之姿濟以劉文靜謀略義旗所指直擣揚越宜若振槁然方其時中原豪傑並起天下大勢譬之逐鹿矣江都介在遐服數千里趨利有不議其後者乎高祖西行猶慮劉武周王世充輩故分兵河東繫馬邑之衆申好李密綴東都之兵然後拔西河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乃大合諸軍入長安雄據京邑基業已定徐而殄平羣雄傳檄而定天下此沛公所以成帝業也豈唐君臣之見不及洪客哉方楊玄感起兵黎陽李密首建入關之策玄感不從而敗及密自為乃拒柴孝和之議不肯西入寔天所以資唐也如客之計密一搖足王世充即尾其後黎陽諸郡非復魏有彌令天下其孰從之密才尚不敵王世充客乃說以武王之事非惟不知密抑亦暗於勢矣晉陽真主客不杖策從之乃以干密何哉

唐高祖

王者制有區夏封建子弟為國藩屏必擇賢人為之相輔
導之如王有過則坐相者此漢法也漢武帝封燕齊廣陵
策命曰敬曰戒颯颯乎周誥之遺也蓋分茅胙土欲其恪
守侯度俾之世享矣至六朝始用子弟為刺史都督畀以
方岳之任日尋干戈蓋至齊梁極矣唐高祖謂李綱曰元
吉年少驕逸可謂知子矣帝之西入也羣雄相與馳騫戰
爭方始晉陽興王之基京邑所資昔漢高以蕭何守關中
光武以寇恂守河內皆根本是圖帝不思選用重臣以固
根本乃以元吉為并州總管將重地付之愛子至為劉武
周所迫奔還長安舉河東而盡棄之律以軍法元吉能無
及乎反欲移罪於宇文歆何哉秦王世民英武蓋世高光
之比元吉豈其儔歟帝愛元吉宜為置師傅之官防其驕
逸天下已定徐議封邑可也乃遵齊梁餘軌卒致臨湖之
變有唐享國非太宗去六朝無幾矣

總管劉世讓戍崞城突厥惡為已患使其臣曹然陀間之
謂與可汗通謀欲為亂也唐高祖信而殺世讓此與趙幽
繆王殺李牧何異夫秦忌李牧多與趙嬖人郭開金使言
李牧欲反則間而殺之者趙嬖人也未聞以敵人之言而
殺其拚衝之臣也唐高祖之為有甚於趙王遷矣昔漢文
帝患匈奴喟然思古頗牧有臣如世讓竟殺之讓死馬邑

被圍卒以和親解唐之君臣制馭夷狄不出婁敬之策則
馮唐所謂雖有頗牧不能用者高祖之謂耶

春秋凡滅人之國者皆譏之自操懿廢漢魏自立至劉裕
蕭道成蕭衍陳霸先宇文泰楊堅遂行弑逆勦滅其故君
子孫俾無遺育唐高祖封隋廢帝而選用其宗室君子謂
唐於是乎忠厚矣周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
於宋紹夏於紀所謂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與國
同休蓋欲使之長保世祀至須句寔司太皞與有濟之祀
為邾所滅魯成風夫人猶請于僖公伐邾而反其君焉故
崇明祀保小寡列國猶守周禮矣秦滅二周夷六國絕二
統滅天道不再傳而厥孫不嗣故滅秦者非六國後劉項
也滅宋者非晉後蕭道成也滅齊者非宋後蕭衍也滅梁
者非齊後陳霸先也滅陳者非梁後宇文氏也滅周者非
陳後楊堅也滅隋者非周後王世克也彼有天命者自為
之奚必先代子孫而務勦絕之也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侯服十周又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
皐言商之子孫衆盛皆得助祭于周而服商之服也又曰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周之長享天命而保其福祿也非
孔子所稱至德耶自魏迄隋二百餘年更七代焉皆以誅
夷後世不血食有唐祀夏配天上繼三統傳所謂壅人以

自塞存人以自立善惡之報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唐太宗

唐太宗以良弓卜數出示弓工對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而發矢不直此與柳公權對穆宗筆法所謂心正則筆正皆古之諷諫者耶太宗知以弓矢喻治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孰若選鴻儒碩輔置之左右講求二帝三王正心之學庶幾朝夕啓沃之助乎而當時侍臣蕭瑀不知納約自牖之義雖王魏房杜諸公皆非格心大臣也不然有君如太宗貞觀之治當與成康比隆矣

大總管李靖討吐谷渾諸軍咸授節度總管高醜生後軍期靖按之醜生誣靖謀反君子曰亂紀凌上唐法若行醜生有生理耶漢大將軍青擊匈奴李廣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自殺晉文公伐楚城濮之戰祁瞞奸命司馬殺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婦殺之以徇于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靖為大總管職當斬將反為醜生所持太宗不陳軍法斬之竟得減死非以秦府功臣故耶夫治軍必本於禮禮必本於微自太宗失醜生至乾元以後偏裨殺逐主帥朝廷不能討因授節鉞唐卒以陵替失天下非太宗不以禮謹於微之過哉

自古帝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內外
夷夏之防峻矣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用溫彥博之議郡置
其地選其酋長宿衛拜官五品以上百餘人入居長安者
近萬家亂華甚矣將歲費度支供億疲中國而事遠夷非
計也帝嘗謂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
於用鏡考往古審矣至於行事何其戾也且以天子之尊
居則九門出則警蹕夷狄豺狼不可邇也乃使之執干戈
奉宿衛如一旦有馬何羅之謀稅侯無所施柰宗廟何未
幾結社率作亂夜襲御營向非拆衝奮擊旋即伏誅如羣
酋煽動西晉之禍起於輦轂豈不殆哉乃知周公讓白雉
召公却旅燹光武避王闢絕其質子聖明遠覽豈非制馭
之長策哉

太宗神武之姿剪除羣雄遂一海內武功之盛近古帝王
未嘗有也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賚
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桓曰綏萬邦屢豐年傳所稱禁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則武王之治也太宗不
思偃武脩文與天下休息至習射殿庭馳獵洛苑卒之親
征遼左困於安市非所謂窮武不知足其得之心不息耶
予讀太史公律書不言律而言兵卒歸於孝文却將軍陳

武之議使百姓息肩田畝天下殷富和樂熙熙乎治世之風也故觀樂而知興衰律於兵械尤重王者必稟於六律豈容輕議兵耶太宗七德之舞魏徵不視而不能陳周頌律書引之於恭儉化民也使有唐文德之治不及孝文惜哉

唐太宗伐遼左駐兵安市江夏王道宗請以精兵五千直取平壤覆其根本此正法所謂攻其所不戒而帝不用豈其智昏哉帝嘗降仁果破金剛走武周擒竇建德王世充矣平生用兵取羣雄易如反掌非若漢高數遭窘辱厭苦軍事者也彼其威制百蠻志吞朱象直欲渡薩水梟蓋蘇文雖涿鹿之戰奚讓焉纔破二部即驛書於其為將豈欲道宗輩成功哉予聞高麗本箕子所封史稱仁賢之化也東方之夷異於三方孔子不以為陋漢武帝郡置其地恃險多知吳孫權欲啗之以陸遜諫止隋煬帝竭天下之力攻之不拔喪師三十餘萬此帝所親見也如蓋蘇文罪可誅者遣一二人將聲其弑君之惡國人不附王師加焉將必有如漢元封間尼谿參等殺王右渠以降矣何至輕萬乘之尊攻安市小城不下而李世勣又欲以克城之日盡坑其民反豎敵人之守哉夫遼司馬懿嘗伐之矣直奔襄平破之於首山卒斬公孫淵道宗之請非往事之明鏡乎

帝蓋自負其材非復曩時上將擊賊比也春秋葵丘之會
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君子曰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
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其太宗征遼左之謂耶

李世勣

太宗以李世勣遺高宗蓋因其初附之時籍戶口士馬之
數啓李密自獻意其不負故主故耳然勣在黎陽其父李
蓋為竇建德所執以父故降夏矣後復奔唐使建德怒而
殺蓋將不負其父耶勣如徐庶謝唐歸夏可也魯孟孫獵
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秦西巴弗忍也與其麇孟
係怒而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子傅曰夫不忍于麇又且
忍吾子乎君子曰勣忍其父不如秦西巴之忍麇也勣輔
高宗武氏之立預有力焉卒至滅唐社稷托孤大事也太
宗用勣何不以孟孫自鏡耶昔漢武帝以不忤視而識金
日磬以重厚識霍光付托得人卒定宗社太宗之知勣有
愧於漢武多矣

高宗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
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以此疑
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又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淳風云
臣仰稽俯察其人已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

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按武氏於貞觀十一年以美色召入後宮克才人至是十年餘矣淳風果有此對太宗英明主也豈不悟為武才人就宮中戮之乃留以胎禍且欲盡殺其疑似者耶及高宗感業寺之遇納之拜為昭儀至永徽六年欲立為后去星變纔七年耳顧命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與夫韓瑗來濟皆叩頭流血極諫至以妲已褒妲飛燕為言何不引秘記以諫豈諱之耶夫歷孤箕服實也周國讖記之事古有之然褒妲之生也在宣王時宮人感龍瘖不夫而育懼而棄之后有夫婦鬻孤服者王惡之使執而戮之逸而得所棄妖女逃於褒褒人以入王宮幽王見而嬖之立為后卒致驪山之禍則也周者褒妲而謠云孤服實也之謂秘記若閭巷小說類乎太宗誅李君羨實以小名五娘疑為女子之應史謂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及載秘記李淳風之詞意作史者追論以神其事自司馬遷博洽多聞史尚有不實况後之為史者耶

陳子昂

武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以陳子昂諫止君子曰此後興百姓將有踊躍用兵土國城漕之戚矣是亂邊羌為吐蕃除道也全蜀容有息肩之期耶予讀司馬相如傳天子使相如責唐蒙以通夜郎不便

且諭告巴蜀父老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建開西夷為愈於南夷於是除邊關關靈關道橋係水以通邛都市煩百姓或亾逃自賊殺逢君之惡視子昂能祝之於已行何如哉二公皆蜀人也伯玉在天后朝屢進讜言長卿以詞賦得幸死復遺封禪之書其位望俱不隆顯伯玉一言蜀人陰受其福長卿一言使蜀人蒙顯禍焉二公才名皆世所推讓而立朝行事如此然長卿馳傳入蜀至使邦君負弩先驅以夸其故鄉其在臨邛竊文君當鑪之事非文人無行者耶予過射洪伯玉讀書臺低回留之不能去復憐其死讀感遇詩不覺潛然矣

伯玉後被縣令段簡捕下獄死

武后

武后年十四入宮彌斌媚娘至老滯心未已盛自拂拭僧懷義御醫沈南璆與張昌宗張易之得幸皆年踰七十時也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武后老而新牙更生春炆夏姬年踰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北史胡后年踰四十而妖蠱若二八此皆所謂尤物也武后殺唐子孫臣下幾盡夏姬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亾一國兩卿其女嫁叔向生楊食我遂喪羊舌氏胡后殺其主濁亂魏國而拓跋氏以亾夫物之異者為妖人之異亦為妖傳曰國家將亾必有妖孽天將禍人國家必先為之妖以兆其亂是三者非人妖耶

中宗

甚矣中宗不足與有為也當天后朝武三思營為太子寧復知有廬陵王乎及帝復辟如鋤武氏之黨則三思者元亮也春炆鄭厲公反國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則強鉏以無裏言而殺原繁五王之不除三思待天子自誅之也帝不惟不誅又寵用之至於五王必至殺之而後已嗚呼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衛子鮮所以出奔也然衛衍猶能念子鮮而喪之如稅中宗視五王棄之如弁髦疾之如讐敵何哉且其淹恤在外二十年矣猶夫人也神龍之變其及宜矣春炆之法除君之惡惟力是視五王失武三思卒被其禍君子曰為人君父不知春炆之義前有賊而不見後有讒而不知為人臣子不知春炆之義處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中宗五王之謂耶

姚崇

古者人臣見君資言靖獻姚崇謁明皇於行在拜相說以十事當開元初天子勵精圖治九崇所言略已施行矣及帝欲選儒生入內侍讀崇不務將順其君之美舉經明行脩之士而以羸老褚無量充選豈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之意耶昔傳說一見高宗即勸以終始典學崇所陳卜事中

材願治之主能行之而不引之捨心也崇於靖獻之始所以告君者如此齊舍人以不及管晏規之宜矣不然以崇之才得遇明皇其相業豈止開元之治已耶

開元初議者欲精簡刺史縣令而停按察使夫按察使即漢刺史秩也蘇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其職奸則漢之刺史掌奉詔條職在叅覘至唐沿隋舊政刺史為郡守而立按察使之官與漢名異職同然唐之弊在於重內輕外以採訪使而遷大理人有登仙之美京官出為刺史宰相百官祖餞天子親賜詩以寵榮之行者猶懷快怏非以不素重故耶漢世重親民之職增秩賜金爾書褒美當時吏治烝烝不至於姦三代而下漢稱盛治焉夫按察使固不可罷至於精簡守令重民師帥所使承流宣化也以武后猶知妙選臺閣寺監賢良出典大州崇惠擇十使之未得人可矣至謂天下州縣安能皆稱其職而不徧擇此豈宰相之體耶

宋璟

明皇為寵臣王毛仲召客知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可謂知璟矣璟在天后朝為御史中丞鞠張昌宗逆謀及抗武后安撫隴西之敕與爭是非凜然持正不撓朝廷視為表儀時帝為臨淄王豈不聞璟賢及至拜相抑郝靈筌邊

功杜絕一切斜封墨勅與諫東都巡幸犯君之顏此其較著者如帝任璟專得行所志其相業將爛然功冠名臣聲施後世房杜輩足論哉予觀開元天寶相臣在位最久無如李林甫至宋璟張九齡皆不二三年而罷帝嘗思九齡風度矣二公皆所深知何去之易也夫明皇善善惡惡比之郭公致亂宜矣若宋璟張九齡者所謂大臣非耶

玄宗

天寶初轉運使韋堅進輕貨及百牙盤食天子置宴加堅常侍君子曰此唐進奉之始也自是進珍羞進羨餘進銀器以至藩鎮日進月進非明皇啓之耶夫開元之際帝嘗以不勞人市恩而擢三刺史聽于為之歌而賢元魯山矣至天寶行事何其戾也予讀無逸周公告成王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自古君人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百官象之禹貢所稱成賦中邦則正供之外天子無利焉明皇末年惑女寵好巡幸喜邊功信鬼神宇文融以括客獻縉獲寵視開元之初心志固已遠矣多欲如漢武則采弘羊孔僅之徒進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韋堅之進奉則明皇教之也周公訓嗣王勸以則其乃祖無淫遊田而正供之語重致意焉至所其無逸實對揚大旨豈非萬世帝王之明鑑哉

明皇以夢得玄元皇帝像又聞空中神語學者多言無鬼神夫神降于莘賜號土田鄭客入關遺璧鎬池自古記之矣然不數稔而號亾明年祖龍死豈有國之福耶明皇惑張果神仙之術迎入禁中信田同秀寶符之應而加年彌意恐臣子有非議者故托所夢所聞神其事耶觀清河人崔以清紫微山所得藏符按問首服則亦新垣平玉杯類矣果有之是亦妖也傳所謂妖不自作猶人興也其是之謂乎史闢曰國將亾聽於神秦號見之矣天寶諸臣不聞以此諫其君何哉

明皇以揚太真為貴妃此與衛宣公納伋之妻同俱中冓之不可道者君子曰宣公為子伋娶齊女聞其美要之河上納為宣姜尚未為伋妻也詩人惡之為賦新臺揚氏自開元二十三年已為壽王妃至是十年明皇潛納之宮中冊為貴妃聚麀甚矣視宣公之醜不已甚乎宣公死公子頑烝于宣姜皆所謂鳥獸之行衛卒為狄所滅孔子錄新臺鶉奔諸詩在定之方中之前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明皇在其身即有祿山之禍殺妃主皇孫數十人不為衛懿公幸矣太真之馬嵬為六軍逼死貴為天子不能庇一寵姬所謂不及盧家有莫愁真可為天下后世所非咲耶安祿山之禍太宗為之也夫王者彊理封域必謹於華戎

之辨矣當貞觀初滅突厥執其名王帝不用魏徵之說縱之使還故土而以頡利為大將軍封蘇尼失思摩皆為郡王及拜官五品以上者百餘人夷狄酋長始與縉紳通朝籍矣自是入奉宿衛出補鎮將遂為唐之故事至玄宗聽李林甫之策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卒使祿山兼制三道傾覆兩京非太宗貽謀所致耶夫天生文武士以為世用䟽附後先奔走禦侮惟上器使不聞借才於四夷也唐初名将如李靖李世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皆著鷹揚之績為國虎臣蕃將雖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固嘗擒龜茲定鐵勒矣然二人者則亦偏裨之材也太宗龍興海內士乘時而起爭欲攀鱗附翼求自致於青雲者阿史那契苾輩足數哉西晉匈奴劉淵為任子在洛陽士大夫交譽其才武帝用為北部都尉卒致五胡雲擾中原戰爭幾二百年此已然之明効也孔恂言于晉武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魏徵亦舉西晉之禍以諫矣晉武既悞之劉淵太宗復悞之於突厥遂使夷狄之禍與唐相終始太宗自謂以古為鑑而不以晉鑑何哉

肅宗

肅宗收復二京安慶緒奔鄴人皆知其棄上露也史思明據范陽新得魏州如帝以郭李皆元勳難以相統孰若分

置元帥以光弼領王思禮合河東澤潞之兵趣魏絜思明使不得動而以子儀領七節度攻鄴勢必下之鄴城拔遂移師併取魏州留子儀鎮鄴使為聲援大將專鉞羣帥輯睦河北之功可收矣計不出此而以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為置帥衆無適後卒至上下解體思明得乘其救六十萬之衆潰於相州將誰咎哉春林偃陽之舉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時荀瑩將中軍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邲之戰荀林父為將不能行令先穀違命濟河楚之覘者知其必敗此則將帥異同固成敗已然之明鏡也况九節度之師違異而能成功者哉予讀詩大明武王所以伐商也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采芑宣王所以伐荆也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古聖王行師任將得如大師元老其人焉此所以成會朝之功著來威之績詩人歌之以見周所由興也唐名將如郭李者雖非尚父方叔之儔豈在晉荀瑩下哉肅宗不能重任之至與許叔冀崔光遠輩同等夷復以宦者魚朝恩觀其軍容用人如此雖克復兩京竟失河北宜矣

代宗

唐以史朝義降將李寶臣田承嗣薛嵩李懷僊分鎮河北君子曰是復生四朝義也彼四人者皆蕃夷為安史將旅

拒王師敗而後降不加戮焉幸矣因而授之節鉞可乎肅代之際勲名最著為蕃漢將推服者孰若郭汾陽僕固懷恩李光弼皆故偏裨朝義授首即以汾陽為元帥河北之事悉以委之而解四人者之職一易置之間主威立而國勢安矣自明皇不能保安史代宗豈能保田李輩耶議者以唐失河北由用蕃夷為制將予謂失在於不用郭子儀也至懷恩叛從而用之晚矣春炆鄭伯謂燭之武曰吾不能早用子急而求子其代宗於郭子儀之謂耶

房瑄

房瑄出處大類殷浩殷浩在晉縉紳交薦之惟恐其不就辟也然浩一出即欲經略中原輕進寡謀卒致山桑之敗瑄以收復兩京自任而陳濤斜覆軍何異浩之為耶杜甫稱瑄醇儒有大臣器使丁承平自是一名卿賢大夫而用違所長桓溫亦論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夫以二子之行事若此二公猶為之惜甚矣虛名足以欺世也瑄為相高談釋老廢職業聽門客大招權利可謂大臣器耶賀蘭進明曰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真王衍之流庾翼遺殷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牟競蓋亦以衍况之也二子在當時不為不用矣如使久專樞要將毀教亂治敗俗傷化與王夷

甫皆所謂異世同誅者也其敗免誠幸二公何為惜之夫
永和至德之際朝廷已多故矣復欲此輩禍天下乎

唐大曆間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百官表賀夫鼠
爾雅所載厥類多種族蓋列於毛用不登於俎晏子患其
所託賈誼忌於所投盧元明指之為劇蘓子瞻名之曰黠
其志貪其行竊禮記郊特牲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夫猫
以捕鼠為職田父迎焉非以去其害稼故耶唐之害孰若
藩鎮無禮於君則衛人所為賊相鼠也重斂其民則魏人
所為刺碩鼠也其為害稼大矣王朝不能正九伐之法又
勤而撫之是慮不及田父而捕之者失職也猫鼠之妖事
應已著泚蓋以此窺朝廷矣唐之君臣所宜受吊又何賀
焉崔祐甫上猫鼠議謂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
寇者代宗若以此申飭吏職庶幾拆奸雄之萌邦典肅而
主威張諸鎮之首鼠者懼且知朝廷有人矣五代南漢主
劉龔語其臣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小耳
朱泚卒以涇原兵發難據長安德宗出幸奉天則入牛角
之兆唐建中見之矣意代宗之慮不及龔哉

唐大曆間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度支韓滉奏有瑞鹽夫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鹽以時風而成霖雨而
敗理也韓滉此奏何異蘓味道以三月雪為瑞雪欺罔甚

矣然武后時侍御史王求禮抗言至為罷朝代宗受百官表賀復有靈應之賜當時諫議大夫蔣鎮實奏成之君子是以知大曆之世非惟臣子不及先朝而代宗之為君有媿於乃祖女后多矣正月之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又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其大曆君臣之謂耶

府兵

唐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內置諸衛外列拆衝天下大勢不至偏重矣儒者輒稱府兵非以其無事則耕有事調發有合古法寓兵於農意耶然遠近分番率以一月不無紛擾杜甫兵車行云去時里正與裹頭婦時頭白還戍邊蓋傷之也自高宗麟德初劉仁軌在熊津上言戍兵疲羸者多惟思西歸無心展效則已有敝壞之漸矣武后時衛士稍稍亡匿開元間至宿衛不能給蓋自二十後軍六十而免且縣官急於索租浸至貧弱逃亡勢也張說始建議一切募壯士充宿衛謂之彍騎自是府兵死亡不補入宿衛者後使如奴隸戍邊者邊將苦之利其死而沒其財以至府兵徒有官吏無兵可交而拆衝府上下魚書遂停矣天寶以後應募者皆市傭無賴輩彍騎之法稍亦變廢猛將精兵皆聚西北故安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西京諸鎮之兵共起而誅之當時彌九

節度之師由是方鎮相望至自擇將吏彌為留後藩鎮之勢成朝廷不能制矣議者皆咎張說輕變府兵而不知畚後之苦其勢必至於壞如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則府兵之制亦未為得也德宗朝議復之李泌謂欲復府兵請先行屯田蓋置屯則戍者安於土不復思歸此與晁錯募民徙塞下之意同錯欲營邑立城制里築室通田作正阡陌使其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必非得於錯之策而以募府兵之敝耶夫行戍如往棄市自秦漢病之予讀錯上守邊備書議罷遠戍選常居者不足且多為之募厚卹其私欲安邊置卒計無出於此矣

藩鎮

唐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蓋自平盧裨將李懷玉殺節度使王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而授以節鉞至代宗永泰初懷玉復逐侯希逸而代之自是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是又一懷玉矣李希烈逐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是又一崔旰矣至使盧龍之朱滔魏博之田悅成德之李惟岳平盧之李納各自稱留後輕視朝廷會盟拒命朱泚得乘汪卒之亂據長安而德宗出幸奉天再奔梁州不至改物幸也此非肅宗失李懷玉之故耶晉咸和間右軍將軍郭默襲殺江州刺史劉胤司徒王導以默驍雄難制

即用以刺江州陶侃聞之投袂而起上表言狀討而斬之
大哉侃也可謂能弭亂矣予觀導答侃之書直畏默據上
流耳肅宗之任李懷玉非以平盧兵衆故耶然侃以方鎮
能行之於刺史謂肅宗不能以天子而行之於藩臣耶侃
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然
則逐節度即為節度則逐天子不當為天子耶唐卒以藩
鎮失天下嗚呼禍所從來矣

德宗

唐河北再亂則朝廷為之也方李惟岳之叛也張孝忠以
易州歸國授之節度矣王武俊誅惟岳功豈降將康日知
等乎乃與之同賞且削其二州分其糧焉德宗於是乎失
婦義者之心矣代宗廣德初薛嵩田承嗣李懷仙輩相繼
請降不乘此時解諸藩之職復使之分鎮河北遂令大奸
根據而不可動至德宗則非其時矣惟岳既誅即用武俊
代之使與張孝忠合兵討田悅魏博下則平盧為之次矣
李希烈何由稱兵涇原何遽倡亂河朔可清藩臣聽命矣
德宗鑒肅代之失謂爵命不足以已亂適足以長亂而於
武俊吝惜節鉞使懷怏怏至與幽魏連衡河北再亂安危
之機惟在所謀惜哉嚮用郭子儀李泌顏真卿等謀國豈
至是耶書所謂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其代德二君之謂矣

李泌

李泌事德宗相業著於貞元之間蓋駸駸乎治矣泌疾甚舉竇參董晉自代夫人臣之事君也既以其身又以其人蕭何舉曹參丙吉舉杜延年于定國周瑜舉魯肅羊祜舉杜預數公者皆病且死舉賢自代者也參等卒為名將相若數公者可以死矣當德宗時嘉謀嘉猷中外所稱賢者孰若陸贄方帝之播越也贄周旋左右匡弼之功為多奉天所下詔書皆出贄手至使驕將悍卒聞者感涕及收復京城泌以杭州刺史徵詣行在直西省以至拜相於是敬輿不聞有所獻納矣意者二公才名相等不無有所忌故耶竇董貪縱循默豈宰相器舍敬輿而舉二子鄴侯於是乎非休休大臣矣昔管仲相威公及病公問可代者易牙開方監刁三人仲皆以為不可公用之卒至亂齊君子謂仲不能舉賢自代不可以死若鄴侯者可以死乎哉

吐蕃

貞元初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昔晉悼公之世山戎無終納虎豹之皮請和以魏絳之謀與之會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晉於是乎賜魏絳金石之樂此則和戎已然之明效也吐蕃制有西域地方萬餘里戎馬強盛寇邊

殆無寧歲自德宗借其兵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
及泚誅以無功求地不與其心未嘗一日忘唐也且已陷
鹽夏銀麟矣彼何所畏而請盟哉太宗貞觀時以公主妻
其主贊普即贊普之身屢叛矣和親無益况要盟乎君子
曰晉悼公之時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強如荆楚三駕而不
敢爭故無終懼而請和制盟在我也春炆中國諸侯會盟
至交質子猶不足信况夷狄耶故王者別內外脩文教繕
守備申郊圻來則禦之去則守之畏威而求成則羈縻勿
絕此制馭之術也不然雖說以厚利質其愛子結之於天
如董仲舒所議適以長無已之詐唐貞元可鑒也春炆隱
一年書炆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說者以為書時書月
書日蓋深謹之知春炆謹唐之盟則和戎亦衰世之事耶
後世至有和親割地納幣稱臣稱子者皆藉口魏莊子之
說失春炆之旨矣

李瓘

李懷光解奉天之圍頃兵咸陽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密言
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其潛與朱泚通謀
也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夫演芬胡人也為懷光養子
告變而死可謂義士矣瓘其愛子乃漏之於君不幾於賣
父乎瓘之言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夫懷光以臣叛君

其勢必敗。瓘固自分必死也。倘若事成，如河北諸鎮，瓘當何如耶？則亦死而已矣。瓘既以父故言於君，復幸其成而生，則石演芬之不如也。為瓘者，竭力以諫，父不聽，則致死，義固無生理也。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宋儒胡寅乃謂德宗欲全瓘，宜預詔馬燧持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瓘勿死，瓘亦可以不死。嗚呼！豈有漏父於君，父死而已不死，何以自覲於天地之間乎？瓘曰：使臣賣父求生，亦安用之？瓘固知以棄疾自處矣。李泌對德宗亦謂瓘若不死，則亦不足貴。宋儒之見不及此，何也？

憲宗

唐憲宗討劉闢，杜黃裳薦高崇文為將，且請勿置監軍。卒擒闢，裴度之討吳元濟也，亦奏去中使監陳，遂成入蔡之功。夫唐自開元初，內給事高力士以誅蕭岑功，加將軍於宦者，始預軍政。至開元十年，內侍楊思勗討平安南，遂進輔國大將軍。宦者之為大將，自思勗始。是後或為監軍，或為觀軍，或總禁兵，或為招討使，或為觀察使，遂為唐之故事矣。自郭子儀等討安慶緒，而以魚朝恩監之，至使九

節度之師潰於相州乾元之事可鑒也憲宗志平僭亂將相盈廷吐突承璀首唱河北之師身膺制將以至覆軍則又甚於乾元矣向非杜黃裳裴度諸公力任討賊見信於君如使以承璀輩參之雖百高崇文李愬欲成功得乎春秣諸侯伐齊後齊師齊有寺人夙沙衛者連大車塞隊而殿齊臣殖綽郭最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殿師齊人遽謂辱國况使之專閫外秉節鉞師之進退聽其指麾三軍之命懸於掌握其為宿沙衛也不亦大乎唐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稟食守門傳命而已子孫輕變祖制遂使閹寺之禍為累朝腹心之疾則玄宗啓之也

元稹

元和初元稹為拾遺勸憲宗開直言廣視聽疏曰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得其道競為忠謹小人貪得其利不為回邪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夫人臣奉法遵職糾慝繩違不吐剛茹柔不威怵利疚如稹之論得非擇利害為趨舍耶傳曰興王賞諫臣非臣子所覬覦於君也稹未幾以忤宦者貶江陵士曹即變初志復善中使崔潭峻薦入京職為朝士輕鄙尋至拜相遂與君子為仇所謂迎合竊位實其

自况也對君之詞其情見矣與積同時翰林學士白居易
屢論時政多有裨益如劾宦者吐突承璀解其四道兵馬
使與抑節度使王鐔入相皆有關大體可謂抗直不撓矣
世稱元白白固非元匹也

敬宗

敬宗欲幸驪山拾遺張權輿叩首而諫舉周幽王秦始皇
玄宗穆宗幸驪山之禍勸沮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耶宜
一往以驗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何足信哉嗚呼權
輿蓋欲懼之以禍要其君必從也予讀書周公作無逸稱
殷三宗不敢荒寧以勸成王伊尹作訓誦三風十愆而成

太甲古人告君之法如此為權輿者無亦遠舉周秦之淫
遊亡國近舉乃祖之怠荒致亂以為戒庶幾孔子所謂法
語之言能無從之者耶夫自古帝王治亂脩短固不係驪
山之幸不幸也如幽始玄宗之為君雖不幸驪山將享國
永年否耶權輿之論即不驗則其說窮矣然敬宗不踰年
而雀閣寺之禍則無逸所謂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伊訓
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聖人之言信而有徵哉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

自秦罷侯置守郡縣之設即古諸侯也漢文帝為銅虎竹
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下郡國合符而聽受之郡守職

典專城握兵符以輔承天子重刺史所以尊朝廷也自晉武平吳悉去州郡兵至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縣不能制遂至大亂唐監前代府兵之制諸道雖設折衝果毅府而刺史並領鎮兵至有徵發則符下刺史非所以成相維之勢而銷未形之患耶開元中府兵法壞方鎮日強主將擅兵而刺史之權輕故藩鎮得以旅拒朝命憲宗元和間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以鎮兵牒還本州朝廷詔諸道支石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而詔書所下不能行於方鎮愚謂晉室銷兵其弊內輕譬人病虛外強中乾遂至不起唐之天下成於偏重譬之病癰脛指之大遂成痼疾而唐之諸臣建議欲復府兵原十六衛者竟廢格不行君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唐開元以後是已噫可嘆哉

劉栖楚

劉栖楚寶曆初為拾遺諫敬宗晏朝叩首流血至有惡聲遐布恐福祚不長之語即古之遺直奚媿方敬宗之嗣位也宰相李逢吉與宦者王守澄相結排斥朝士如譏李紳至加貶竄曾不聞楚一言救止淮南節度使王播以賂王守澄得領益鐵楚時為諫議大夫何不請開延英論之夫楚本逢吉之黨名列八關豈真慷慨敢言之士昔漢谷永

阿附王氏結為死友至上封事直攻成帝略不少諱史謂
永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若栖楚者其殆谷永之流與

文宗

唐文宗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河北方鎮自代
宗廣德後連衡拒命擅除吏不供職貢者六十餘年至憲
宗相杜黃裳李絳裴度諸公謀謨廟廊之上平蜀平夏平
吳平淮西能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田興首以魏博歸順
王承宗削地李師道授首劉總棄官庶幾哉兩河之難復
之乎正矣穆宗長慶初令狐楚引蕭俛入相而元稹輩相
與構亂撓敗軍情使裴度不得行其策遂致諸藩再叛故
朝廷用舍河北向背係之矣此非往事之明鏡耶文宗以
柔懦之資受制閹寺聽注訓邪謀斥逐李德裕因王守澄
之誣而竄宋申錫身自為黨何以禁臣下之有黨愚謂去
朝廷之朋黨易去君心之朋黨難甘露之變坊門之射賊
在禁庭尚不能去况河北乎小旻之詩曰謀臧不從不臧
覆用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文宗之謂矣

李德裕

李文饒意氣豪邁謀略蓋世佐武宗御回鶻討昭義制馭
河北三鎮使為國家指臂之臣相業著於會昌之間亦有
唐名臣也假令文饒學道謙挹有休休大臣之度豈不善

始善終保其寵祿哉功成自滿惟務樹黨牛僧孺李宗閔
輩流竄已甚不厭輿論秦誓論大臣極而至於子孫黎庶
之利殆聖人采之於經以為世戒惜文饒未聞大臣之道
而至於殆也宣宗灑浙之疑即霍光芒刺之兆此豈人臣
之福耶文饒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取惠泉時有水
適之彌每一杯羨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
汁為之其侈汰如此所作平泉山莊遺戒壞一木一石非
佳子孫何其不知消息盈虛之理若是哉他日斥逐海上
身且不保况能保有平泉草木哉噫亦愚矣

周墀

大中間周墀入相問所辟判官韋澳曰何以相助對曰願
相公無權夫權者人主之柄臣下焉得而有之易稱無成
有終書戒作威作福周公以元聖懿親猶不悅於公奭見
疑於成王况羈旅之臣乎嘗讀大將軍衛青傳青事漢武
帝尊重無比然出師境外不專誅為大將亦不招士語蘓
建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立政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
夫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春秋以來禍敗多矣薦紳大夫秉
政立朝輒上談伊周下陋管晏跡其行事有能如大將軍
青者乎察其本乃與節南山所刺不平謂何所謂瑣瑣姻
婭則無膺仕蓋以王朝官爵為一己私恩矣至於我王不

寧猶不懲其心焉此家父之所為誦周之所以衰也唐之執政如尹氏者可勝數哉堯在大中相業雖不及姚宋裴李諸賢然抑節度使王宰求領使相與諫宣宗開邊侃然有大臣風在相位不踰年而罷此豈樹權者哉亦可謂賢矣

南詔

南詔自皮邏閣併五詔之地開元末始通冊使納貢稱藩及鮮于仲通李宓開邊隙討之大敗官軍遂北臣吐蕃吐蕃每入寇徵其兵為前鋒德宗貞元初西川節度使韋臯開青溪之道因求內附李泌力勸德宗招之以分吐蕃之勢自是始歸唐矣宣宗大中末邊臣奏滅其入貢僦人及不行冊命遂致僭叛陷交趾殺節帥議者皆謂貞元招之為鄴侯失計君子曰吐蕃入唐為邊鄙患久矣漢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由是單于失援遠遁則鄴侯之策未為失也方南詔始叛經略使李蒙如不滅三道戍卒豈得遽入邕州即五管之兵得人領之可以坐鎮安南矣奚至大發徐汴荆襄等八道之兵赴援且久戍焉民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人失之矣漢永和間象林蠻反攻縣寺殺長吏朝廷欲發荆襄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以為遠赴萬里必至叛亡議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

刺史撫平之惜唐建議諸臣不如李固而經略者未得如
祝良張喬若人也蔡邕曰邊垂之患手足之疥癢中國之
困胸背之癩疽故救中國以事遠夷譬之刻割心腹以補
四支非長計也至使龐勛以桂林之戍倡亂致徐方雲擾
黃巢乘之而起何乃罪勦侯哉

李克用

唐自肅代之後藩鎮跋扈至黃巢構亂海內分崩奸雄乘
之盜名彌竊土宇以傲睨神器者何可勝數當其時有能
扞禍亂伸大義以尊王室者國家宜尊寵之以彰侯度此
周之所以褒桓文也李克用以沙陀之兵剪黃巢收復長
安中和之世功在諸將之右矣汴兵陰謀襲之朝廷不能
正其曲直使懷怏怏至昭宗反聽朱溫之奏輕信宰相張
濬淺謀削奪克用官爵發諸道兵討之唐於是乎失藩鎮
之心矣君子曰使唐能移此師於朱溫謀襲克用之日則
晉陽之甲固敵王所愾而無弱攻昧庶幾王者事也諸藩
視之其孰不懷畏惜昭宗以褊躁之資而張濬安以謝安
裴度自許輕造兵端使克用有言可執舉兵相向王師敗
績於趙城奸雄以此箴視朝廷輒稱兵犯關東輿播越卒
致椒殿之及將誰咎哉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蓋昭宗
耶無拳無勇職為亂階豈張濬耶

李愚李振

宦者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進士李愚說節度使韓建舉勤王之師判官李振亦勸朱溫為唐桓文此兩人者智謀則同然愚志在急君父之難而振則恐權歸宦官蓋為朱氏忠臣矣振以舉進士不第深疾縉紳之士教朱溫盡殺裴樞獨孤損等於白馬驛投之黃河極殿之禍振實預謀其司馬昭之成濟與溫本黃巢賊黨朝廷不加顯戮授之節帥乃身行弑逆此操懿所不為也凡振所行皆逢其惡豈真望以桓文者哉李愚庶幾知大義者然歷事梁唐潞王入洛至與馮道郊迎其為韓建謀則忠自為謀抑何愚也

武攸緒司馬承禎司空圖

唐興三百年士生其時感在三之義乘風雲而成翼戴托魚水而展鴻猷垂名竹帛聲施後世者何可勝數乃若蟬蛻囂塵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矚然泥而不滓者吾得三人焉其一武攸緒中宗嗣聖間為千牛衛將軍棄官隱嵩山冬居茅椒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神龍初召為太子賓客固請還山其一司馬承禎居天台睿宗召問陰陽術數對以至道帝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尋許還山其一司空圖初仕為禮部員外郎棄官居中條山王官

谷昭宣天祐年微訥闕陽為哀野墜笏失儀詔放還山君
子曰卓矣攸緒不緇其族傳曰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清矣
承禎蹈道完名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智矣司空詭跡
遠害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當武墨革命諸武擅權如
攸緒稍自貶韋萬戶侯足道哉景龍之世宗族誅竄殆盡
而不及緒故曰卓矣睿宗雖稱戡亂而斜封復官太平用
事禍猶未弭承禎理身理國之論帝者之佐也寧學終南
捷徑穢迹曲朝故曰清矣朱全忠志圖改物縉紳之士不
奉辭勸進則駢首就戮圖義不為梁佐命知難而退故曰
智矣觀唐名臣如李泌顏真卿裴度諸賢勲業聞望非不
爛然著矣然衡山再召屈佐遠藩鄴侯不無汲汲功名哉
年踰七十取忌權奸魯公殆昧進退之節矣留守東都依
違閑散晉公暗於則止之戒也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
慕武攸緒三子於是乎不可及矣

張承業

唐宦官之禍傾擅朝室濁亂天下嗣君廢置在其掌握天
子出入由其劫遷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
宗非復黃衣稟食守門傳命之任也蓋自豎刁亂齊伊戾
禍宋恭顯構蕭周之釁孫曹定順桓之策舉動迴山海呼
吸變霜露古今以來致亂多矣讀唐史至哀帝天祐四年

唐亡歷梁開平乾化貞明唐之子孫降在皂隸天命亦既
改矣晉王存勗以晉陽之師定河北擣大梁威振天下將
佐諸藩奉辭勸進監軍宦者張承業諫以先滅朱氏為唐
立後嗚呼桓文翼戴天王於周室尚存之日孔子猶深與
之而承業慤慤欲興復唐室於既亡之後此非桓文所難
耶乃知石門之難克用勤王唐祚告終而晉猶稱天祐或
者皆承業之教耶承業受克用顧托定嗣王之位平克寧
之亂養民蓄財召補兵馬行法不遺近貴官物不為私禮
李亞子經營中原光啓土宇蓋承業有力焉史稱宦官之
賢勃鞞之事主管蘇之犯君鄭衆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
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
權承業皆兼而有之至於終身稱唐官不受晉封爵葬大
夫揚雄九原泚頽矣唐之治蠱於闕寺縉紳士夫言之切
齒予獨有取於承業蓋以媿夫人臣懷貳心如崔胤柳燦
張文蔚之徒且附于小雅巷伯之義云

天雄兵亂晉王入魏

魏博世叛逆為唐二百餘年腹心之蠹梁貞明間議乘節
度使揚師厚之喪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未為失策而
魏兵作亂劫主帥即命劉鄩加兵誅倡亂者數人餘黨自
定矣不務出此乃欲以刺史之官啗軍校張彥異收衆心

倒持大阿襲唐人姑息之政欲止亂得乎及晉王存勗引軍東下斬張彥遂收入魏之功取之如拾芥然孰謂魏博果強盛難制哉夫劉鄴持重兵壓境王彥章以名將在鎮城不能定魏亂而制六州則梁之君臣寡謀自失機會坐待晉師喪地宜矣

梁亡

梁將康延孝奔唐告唐主以梁事唐用其謀遂滅梁此與裴度得李祐而入蔡州皆用敵人成功者也是故士會在楚賈季在狄趙宣子之所為懼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卒害楚國者則柝公子靈輦之為也官渡之後袁曹相持操欲引還矣許攸降曹為操計畫而紹軍遂潰自古謀臣為國干城君將結之以好仇寄之以腹心此兔置之所為味周之所與也朱友貞以篡逆得國所與計事者趙巖張漢傑實在左右梁獨一王彥章而不能以德勝之捷恐其成功徵還將士其誰不解體乃知望諸奔齊廉頗去趙蓋自古嘆之矣

唐莊宗

唐莊宗夾寨之戰君子予其同於魯公費誓之師及取魏博定幽燕克鎮州進攻河南遂代朱梁而有天下雖未能混一海內亦英略蓋世矣不五載魚爛而亡何哉君子曰

莊宗祖本沙陀朱邪赤心從康承訓討龐勛有功賜姓其父李克用以破黃巢進爵郡王遂有晉陽之地朱溫滅唐未踰年而克用卒莊宗嘗述其父云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當以復唐社稷為心莊宗若能守其先訓滅朱氏求唐後而立之光輔帝胄奄有晉陽比周齊魯子孫世胙享有茅土矣不務出此乃拒張承業勸沮乘時自取志驕氣溢荒于禽色寵信伶宦跡其行事有異朱全忠者耶卒之身死人手妻子不保豈非天道哉豈非天道哉

唐太子繼岌滅蜀獻蜀樂工嚴旭蓬州刺史也莊宗使之歌而善復其官大刺史親民之職為民師帥古明君尤重其選彼樂工者亦將隼旗熊軾趨翔於岳牧之列乎且將以歌而治耶莊宗定河北席卷大梁擒朱友貞而有天下亦五代英主也方其入梁即用梁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迹其行事有異蜀王衍者乎其子入蜀不聞以蜀之賢才進而以樂工獻父子如此欲不亾得乎簡兮之詩古伶官所為作也其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遭亂世思盛王傷之也莊宗者非西方美人固唐伶官之美人耶未幾為伶人郭從謙所弑妻子不保為天下笑乃知成湯不邇聲色孔子放鄭聲彼沙陀之君惡足以知之

兩川節度使孟知祥董璋反謀已見於殺監軍李嚴辱客
省使李仁矩之日朝廷不能問及其阻兵稱亂則王師必
加失在石敬瑭諸將破劍州不即據其城而退保劍門使
賊得以制其救遂至失利適歸司馬法若行敬瑭有生理
耶乃以誅樞密使安重誨諭解兩川自古未聞有討賊而
殺其謀臣謂足以弭亂者也漢景帝殺晁錯以謝七國不
聞七國罷兵至使孟知祥得以兼有全蜀墨制除吏視其
君若綴旒然明宗尚欲彌令四方乎史稱明宗與物無競
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而仁柔有餘剛武不足君
子傷之也

石晉

石晉以君父事契丹受其策命稱臣稱子讀史者深為中
國之耻予謂石敬瑭本西夷梟獍之子為明宗愛壻與
王從珂從明宗征伐有功皆夷種也明宗亦胡人為李克
用養子克用亦沙陀種也克用子存勗滅朱梁都汴為唐
莊宗究其本與劉石符姚何異然乘亂而取之者即明宗
也既而從珂以養子篡明宗之嗣敬瑭以愛壻迫潞王於
死此皆天道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綱淪
九法斁人道絕矣嗚呼居中國去人倫吾何暇責其事夷
之耻哉

石敬瑭借契丹兵滅唐受其策命立為天子則契丹藩臣也至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及欲用王威襲其父爵政自契丹出矣春炆楚子入陳既封之矣復納公孫寧儀行父君子曰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石晉之上下則契丹制之也晉頃公之世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以予觀子產所稱石晉尚得為國乎不再傳即有黃龍府之遷則敬瑭父子耶律德光實有以制其死命矣噫可不為借兵夷狄者之戒哉

閩主曦

閩主曦以翰林學士周維岳善飲欲剖視其酒腸此與商王受剖比干而視其心竅何異然維岳以留侍劇飲得不死為學士至為人主狎客非孔子所謂枉之生幸免者耶為維岳者處亂世孰與遜名醉鄉哉

契丹

春炆之義四夷雖大稱子後世乃有單于可汗贊普之號至五代梁貞明間契丹耶律阿保機總八部之衆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服役諸夷始稱帝改元與中國並矣燕上劉守光遣參軍韓延徽使契丹遂為謀主教之建牙開

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於其土而契丹強盛則延徽之教也昔漢文帝使中行說傳宗室女嫁匈奴說至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裂所得繒絮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去所得漢食物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匈奴無仰於漢鴛鴦犯塞則中行說之教也春煠巫臣自晉使於吳乃通吳于晉教吳東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是以始大黃池之盟與晉爭長吳通上國則巫臣之教也此三人者行事相類然中行宦者巫臣傾危之士乃若延徽初使虜庭不拜留使牧馬庶幾有子卿之風卒亦甘心仕虜何哉君子曰河朔自安史以來不奉王化為唐頑民風聲氣習胥而為夷久矣延徽固賢者而變於夷非俗之漸靡使然耶夫延徽為契丹謀則忠然契丹卒為中國累世之患則延徽之罪蓋有不可勝誅矣史稱延徽在契丹終同光之世胡馬不至南牧噫亦惡足以贖其臣虜之罪哉

馮道

道歷仕五朝且嘗受契丹太傅之職則亦臣虜矣五代之君皆以篡逆得國非真受命英主故道得以富貴淫其終身予讀戰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和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

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為我妻則願其言人也史記剛
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
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通曰求臣亦
猶是也道歷後唐石晉漢周皆迎降勸進此不挑而和未
三日而嫁者也有婦如此取女者必羞以為配五代主悅
道迎已而寵遇之不思今日迎我他日將復迎人噫使道
如遇漢高帝在後唐之世已難免丁公之戮矣雖欲事晉
漢周得乎昔樂毅自燕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毅謀伐燕毅
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
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

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且脅之
以兵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
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予因論馮道舉二子將
以媿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

漢劉贇發徐州

漢隱帝遇害以太后誥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入即
帝位高祖母弟河東節度使崇之子也時郭威持重兵赴
鄴將帥屬心久矣以代王高帝子諸大臣迎立代郎中令
猶疑中變况孤危之朝哉使崇用李驤謀疾引兵逾太行
據孟津使郭威不敢動贇入大梁即以董裔賈貞為樞密

侍衛如漢文帝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奪威樹黨即主勢張而帝位定矣郭威豈敢擁兵自立王峻豈得遣將拒命况父崇復居太原重鎮哉嗚呼五代之際置君如奕碁感受高祖托孤之命殺其主若孤豚然何有於贄吾獨恨劉崇殺謀臣為郭威所賣也

以文臣知州事

唐自藩鎮握兵天下之勢外重內輕其禍遂與有唐相終始沿及五代陵替甚矣明宗潞王石晉劉漢之事如出一轍然皆以兵力取之也宋太祖陳橋之變入即帝位易於反掌非以節鎮兼典禁兵侍天子帷幄故耶宋監前代罷諸將宿衛就鎮而於武臣在鎮者悉以文臣代之於是方鎮之權解而無末大必拆之患主勢成於上矣以漢文景之盛在朝諸臣皆高帝舊將不能削七國之權宋易百餘年累邲之危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以趙普之謀而啗之以漸也安危之機不在所謀哉

宋主還汴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漢婁敬曰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害民也然周實都豐鎬至平王始遷洛陽是謂東周天下莫朝非惟德薄亦

形勢弱矣且四戰之與四塞較然矣宋太祖議都洛陽居
長安以太宗諫止還汴漢高帝聞婁敬之說即日西都長
安宋百餘年即有二帝北轅之禍不如漢高規模弘遠矣
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宋祖微時往依遵誨父宗本漢隨州刺史也遵誨藉父勢
素侮太祖不禮焉及即位召遵誨為通遠軍使此與晉文
公之赦里鳧須漢高帝之先侯雍齒相類君子曰使晉國
既附須豈得同驂諸將不謀反齒不知死所矣宋祖之用
遵誨人無自危將無偶語不以私憾廢公舉王者之用心
也遵誨在邊懷服諸酋能不負宋太祖之公明尤非晉文

漢高可及矣

潘美副將楊業擊契丹敗績死之

護軍王侁始則迫楊業進兵以陷敵終復悞楊業緩兵而
却走時潘美為主將不能制護軍之專詔削美三任而侁
除名宋司馬法為不行矣春秋邲之戰先穀違命濟河韓
獻子為司馬謂荀桓子曰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
晉師敗績殺先穀春秋書荀林父主兵君子曰罪在荀也
楊業之死觀春秋書荀林父潘美欲免後戮得乎

種放

處士純盜虛名自漢李固唐韓愈皆以為譏夫易稱高尚

詩美考槃荆與頽闔段干木徐穉姜肱法真之流非耶夫
掉尾之龜孰與巾笥而登於廟堂之上哉放在太宗朝召
不至真宗咸平中拜左司諫遷起居舍人恃恩驕倨至飾
輿服強市爭訟為王嗣宗杜鎬醜詆望實俱喪視韓愈所
譏刺口論世事者又其下矣昔許由以一瓢取飲訖掛
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放隱終南山聚徒
講業以干世譽其母曰身隱矣焉用文為取筆硯焚之噫
放有媿於賢母多矣

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自古宦寺之禍至壞國家唐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黃衣稟食守門傳命而已明皇以高力士誅蕭岑功特授
將軍其後掌兵預政遂為唐室腹背之癰宋太宗英明主
也方削平海內將士如雲蜀寇李順作亂乃以宦者王繼
恩討之襲唐亡軌在廷諸臣不聞以夙沙衛殿齊師辱國
之事諫沮何哉繼恩後以平蜀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帝議
別立宣政使授之帝知不欲令宦官預政獨可令宣政耶
帝之大漸繼恩謀欲易嗣向非呂端則東漢孫曹定策之
禍從此始矣易之師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在太
宗不宜用繼恩以西討有功優以金帛可也用則必至亂
邦聖人之言真萬世炯戒哉

王旦

寇準王欽若譬之薰蕕旦知薦準矣而於王欽若復依違其間方馬知節與欽若爭論帝前帝召旦質之則欽若擅擢都巡檢王懷信之罪旦何不持論去之旦知王欽若不可居相位復留樞密樞密入相之漸也旦罷即欽若相矣欽若首倡封禪旦與之同受美珠之賜遂附會天書以成欽若之奸夫欽若多權術旦為所賣久矣如使李文靖在雖百欽若豈可動耶文靖之言曰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亦知旦不能持正沆非為旦憂遺國家之憂者旦也

丁謂

李迪與謂並居相位迪發謂罔上擅權數事願與俱罷付御史臺帝怒出迪謂于外明日謂入謝願復留遂自傳口詔入中書視事小人敢於欺罔其君至是哉考之東漢何進謀誅宦官諸常侍小黄門罷還里舍張遜謀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復入直進遂被害北齊趙王叡謀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當就道士開重賂婁定遠願一辭覲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后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王叡以不臣殺之此二事與丁謂相類夫太后女主北齊濁亂之朝故閹宦倖倖得售其奸謂襲二人故智視真宗何如主

無君之罪又甚於張遜士開矣寇準罷相三黜皆非帝意
歲餘問左右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真宗尚得為君哉夫
真宗景德以前足為守成繼世之令主至祥符後日事禱
祀則以王欽若謀去寇準而啓封禪有以蠱惑其心志而
王旦附會天書罪固不可得而辭矣史稱真宗賢相旦與
李沆張齊賢寇準呂蒙正畢士安諸公並列吾無取焉爾

契丹

白石晉割十六州賂契丹中國遂失形勢周世宗取關南
地易如反掌而不遂取幽燕天也宋太宗平太原志拓幽
薊而曹彬潘美田重進諸將師出涿鹿飛狐雲應寰朔之
間所向輒克已有直搗燕雲席捲山後之勢恢復漢唐土
宇在指顧間矣至岐溝陳家口之敗士氣沮喪列壁皆嬰
城自固即不復議進取之事真宗駐蹕澶淵虜以數千騎
薄城下大敗引還寇準欲邀其稱臣獻地為百年無事之
計而帝不從竟與成盟納幣而去於是幽薊不可復而河
北之勢孤矣范仲淹請修洛陽廣儲蓄不若呂夷簡城大
名之議太宗端拱初張洎上禦戎策亦欲於沿邊建三大
鎮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此與夷簡之見略同而當時不
能用也雖趙普李沆張齊賢諸臣亦不聞經略大計至使
胡馬長驅京城失守貽南朝無人之誚豈非宋初君臣貽

謀有闕與

西夏

西夏之患范仲淹主於招納韓琦主於用兵然通書議和反致啓侮好水川之敗喪師萬餘二公之策皆未為得也時元昊跨有夏銀綏宥甘涼瓜沙肅諸州地方萬餘里宅居興州依賀蘭山阻河自固士馬強盛雄視中國矣予讀夏竦經略一疏不欲輕議追討邊臣多以為怯及延州覆沒鎮戎大潰則知不較主客之形不計攻守之便信非良策也後仲淹建議欲與韓琦並駐涇州分領秦鳳環慶而以知延州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帝採用其議置

司益兵二公同心經略邊人有一韓一范之謠恩以結徠威以震匪茹則范固非專於守而韓亦豈輕於戰者哉如使韓范專領西垂得展壯猷即方叔之服荆蠻南仲之平淮夷奚讓靈武為我西屏矣帝乃厭苦兵事卒通和好歲幣之賜兀卒之稱隱若一敵國然武功不競惜哉

晏殊

范仲淹諫皇太后御殿受朝其氣節已見於校理之初仲淹晏殊所薦士也殊恐累薦者責以狂率歐陽修亦殊所薦及為諫官苦其論事煩數至面拆之殊非知二公者矣昔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以軍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

夫曰二三子可以賀矣吾舉厥也忠吾知免於罪矣歐范忠於所事不負舉者殊宜以為賀又何詰焉而於歐陽修復加貶擠何哉殆秦誓所稱媚嫉小人者矣殊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實畏太后跡其行事宜二公之不見容耶

呂蒙正

呂蒙正為士貧時胡旦得其詩有挑盡寒灯不成夢之句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後及第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蒙正不十年執政能忍朝士此子參政之指而不能無遺恨於渴睡漢之嘲何哉豈非富貴人所易忘貧賤人所難堪耶漢高祖憂羨之封與仲之校不能忘情於嫂父也

夫士窮居饑寒困憊懸鶉其衣稿木其形庸夫愚婦皆得易而侮之如蘇秦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韓信欺侮於少年相如羞鄙於王孫王播賤惡於閣黎韋臯踈斥於婦翁顏延之曰貧之為病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漢主父偃為齊相召昆弟賓客數之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我之門夫昆弟賓客固陋矣偃之所言亦何淺哉故馮驩托譬於趨市翟公杜客於書門人情趨舍固其常理何足深異守道君子能如原憲併日而食不以為病莊子衣敝履穿不以為憊曾子三日不舉火十

年不製衣曳履而歌商頌聲若金石則亦何榮辱毀譽足較短長乎蒙正渴睡漢之恨亦其雅量未純世稱蒙正讀書龍門無錢買瓜人遺一枚後作建亭伊水扁名饅瓜不忘貧賤此其識度過人遠矣

司馬光

仁宗建嗣決於司馬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一言光意蓋指宦寺也時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光謂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嗚呼漢順桓之事可鑒矣歐陽修贊唐史謂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得乎

仁宗未有適嗣猶戀○戀遺腹之植在朝諸臣屢勸不聽司馬光一言悟主韓琦力贊成之遂定英宗之嗣昔太宗大漸宦者王繼恩謀立楚王呂端給繼恩鎖之閣中奉真宗即位太后不敢有異議宋制置閣宦非漢唐之比猶有王繼恩任守忠輩昔人論閣宦譬之內食之疽附頸之癭不至大壞極亂不止憶可畏哉若呂正惠司馬溫公韓魏公所謂大臣非耶

王安石

人臣見君資言請獻情已畢露於登對之時王安石萬言一書變法之端具可槩見昔漢公孫弘賢良之策所言未

見有可指摘而轅固即以曲學阿世斥之弘事武帝終身
行事卒莫逃固所譏安石上書時方判度支文彥博呂公
著歐陽修司馬光交口薦之惟恐其不就職也諸賢知人
之明有媿轅固老儒多矣韓琦知揚州安石初舉進士僉
書判官琦已知其迂濶不可大用至入政府呂誨彈文晚
矣師臣李師中識安石於知鄞縣之時謂其必亂天下吾
獨怪文呂歐馬諸賢共推轂之為可罪也

置京城邏卒察謗特政

此即商鞅誹謗之禁也春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
明欲毀鄉校子產曰夫人退而游焉以論執政善惡善吾

行之惡吾改之是吾師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傷人
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不毀鄉校仲尼以為
仁商鞅一見孝公說以富強定變法之令王安石相神宗
首言理財頒行新法此兩人者術同皆以興利導其主毒
亂國家至禁誹謗置邏卒則亦自知其術之謬矣秦用之
適以促祚鞅學刑名無足怪者安石經術之儒不善擇術
敢排斥忠言防士大夫又甚於防民不至大決不止國不
為秦身免商君之禍幸矣

神宗

神宗惑於王安石將取必與之言割新疆以畀遼失地七

百里輕以祖宗故地與人可乎夫遼自景德畫地成盟久矣一旦遣使來議疆事非以中國無人敢肆憑凌耶夫三良為政而齊桓受盟得臣在楚而晉文有憂季梁在隨而楚師罷議汲黯在漢而淮南寢謀賢人用舍固敵國所視為重輕者也仁宗相司馬遼人以生事開釁為戒此一虜也何向背情遷觀交人露布言中國青苗免役之法百姓窮困欲出兵相極意可知矣當遼使爭地樞密院疆地書指石長城為界故牘具存安石何不以此拆之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疆虜雖黠如載書何自遼人得地之後不聞畫一取之○之策何其敢於欺罔其君至是哉春秋書黑肱以濫耒奔君子曰重地也安石以經術自許而於春秋不列學官即其行事宜其與春秋大戾而犯竊地之戒哉

金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

宋靖康間金虜入寇李綱力請固守京師以衛社稷遂以和議解卒貽北轅之禍後世議者多以大王避狄居岐以興周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代宗幸陝以避吐蕃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三宗皆能再造唐祚而咎當時不請二帝出幸為李綱罪予讀蘇軾論周平王避犬戎東遷為失計晉蘇峻之亂溫嶠欲避豫

章三吳之豪欲避會稽獨王導不可遂止而晉室復安魏惠王畏秦避居大梁楚昭王畏吳避居郢頃襄王畏秦避居陳考烈王畏秦避居壽春皆不復振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長安漢遂以亡夫遷與守二者時勢之間有權存焉惟天下之大智能辨之亦惟天下之大才能任之初金虜南下所過河東河北諸郡官軍望風奔潰遂以渡河直擣汴京當其時幸將何之綱曰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綱固以出幸爲虞而以禦敵自任矣城下之戰綱

斬其酋長七十餘殺其衆數千人虜亦少挫未至如易子而食拆骸而爨之時也金人索金幣求割三鎮欲以宰相親王爲質曷亦姑與之議宿晉數日稍待勤王之師以圖攻守之便未幾種師道領西兵入援徑逼敵營金人徙砦稍北增壘自衛西兵不及借一而李邦彥張邦昌輩力主和議一如金人所欲竟爲城下之盟而去縱敵辱國以此罪綱可乎及金人再舉綱已罷去矣勤王之師不至種師道勸幸長安不聽致舉族北轅虜兩渡河曾無一人禦敵金人曰若以數千人守此吾豈得渡哉此則謀國之罪也夫宋

自燕雲失險河北勢孤真宗景德間契丹入寇澶淵
王欽若陳堯叟皆請出幸寇準勸帝親征虜以數千
騎薄城下大敗而還準欲邀其獻地稱臣為百年無
事之計而帝不從與之納幣成盟靖康事由前言之
虜持重兵深入未知虛實如猛虎陷穽中綱欲扼河
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郡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
勿戰彼師老意沮縱其北歸半濟而擊之种師道亦
請俟其情歸而殲之河外二公之見固準之見也而以
和解則澶淵之役悞之也由後言之虜乘勝擣虛譬
之輕車熟路探囊取物何巢引蘇軾論周室東遷失
計力主死守則泥李綱前議失之也夫廢興何常之
有靖康君臣審時勢之宜定去晉之計能如晉建康
則從王導之策能如周太王則為遷岐之舉欽宗又
能弘衛文公大布之冠奮魯勾踐枕戈之志相李綱
將种師道宗澤岳飛而以吕好問李若水胡安國諸
賢丞弼左右經理兩河脩明庶政屏斥邪佞雪秦穆
三敗之耻一舉而濟河焚舟豈特汴京安如磐石即
兩河藩屏永固燕雲舊疆可復矣孟子告滕文舉遷
國効死二者終勸之強於為善帝王創業垂統為子
孫可繼之治莫要於此矣

宋禁道學

宋淳熙間御史陳賈謂近世士大夫道學皆假名以濟其偽願痛革此習欲言行表裏相副此其為論甚正原其意實陰擠朱子蓋附時宰王涯以唐仲友之故怨朱子而助之攻也紹興中陳公輔以郎官追論王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欲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取楊雄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以馮道為善避難以存身此皆王安石叛經亂政惜當時無有論及之者故使安石得文其奸輔此論元祐諸賢不及也及為司諫乞

禁程氏學何哉輔論安石公心也欲禁程學蓋沮伊川門人尹淳之進則亦陳賈之流矣諫官為天子耳目徃徃排擊正士托論列以媚權奸而濟已私人主孰從而辨之輔之疏曰狂言怪語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文也伊川之行也紹熙慶元之間斥逐殆盡此非道學末流有以激之耶自古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為道學者至激偽學之禍所激不同貽禍一也故為士夫者毋自立門戶廣授生徒務為名高使人得以指摘至籍禁偽學以貽士類之禍而小人遂乘之以

蠱治是以在朝廷固不宜有偽學之禁在士大夫亦不可使有偽學之名

讀小史

小史載雲溪羅有開所撰唐玉潜義士傳遂昌鄭明德所書林德陽義士事皆云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有總江南浮屠者西僧楊璉真珈帥徒役頓蕭山發宋諸陵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攷之綱目紹興十二年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不言欽宗至紹興二十一年金遣其使臣王全

來求漢淮之地始知欽宗之喪及孝宗乾道六年金主謂宋史臣趙雄曰汝國何捨欽宗靈柩我當爲你國葬之遂葬于鞏洛之原則欽宗之柩未還明矣鞏洛去蕭山南北異壤何以蕭山得有欽陵南村輟耕錄亦載發陵事在至元二十一年與羅鄭二傳年月不同唐林二義士未定誰是既云楊髡哀諸帝后遺骸建白塔於杭以厭勝之截理宗頂為飲噐又云羅陵使如前棺斂悉從火化則二義士所拾乃未盡遺骸耶此皆野史傳疑也宋高宗不請欽宗靈柩至我太祖高皇帝索飲噐於西僧命南歸葬於舊陵豈非

盛德事哉

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古者諸侯聘問會盟兵交必有使臣卿大夫行人之屬擇善文辭熟典故者以充其選故一言而釋兩國之爭片詞而增本國之重談笑而當衷甲之變然皆冠裳之會燕享之好講信修睦事大字小而列國之君故皆神明之胄友邦冢君兵車之會十之一二矣非若蠻夷羶裘君長懷鳥獸心輒肆憑凌羈留信使自高帝白登困後愈益驕橫寇邊尚主漢為無策為漢臣者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若天漢蘇子

牧羝海上嚙雪咽旄極矣彼時大將軍伸威絕域天子登臺勒兵渾邪請降匈奴猶有惧漢之心未敢遽殺漢使也宋自徽欽北轅高宗奄奄建業臨安之間日遣使臣通問請和屈膝卑辭建炎以後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其表著者洪皓居冷山張邵囚柞山朱弁絕餼遺至燃馬矢煨麵食南寇而繫其與蘇武居北海皆自分必死者也武在匈奴十九年三人在金十五年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一也洪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力拆谷神南侵之謀以死繼之邵迫仕劉豫責以君臣大義詞色俱厲被械于獄復拘燕

山再徙會寧瀕九死不回弁誓不易官密疏金國虛
實送徽宗大行之文曰嘆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
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其情可悲矣此三人者抗節
致忠無愧子卿之風武之歸漢漢廷君臣嘉武之節
謁園廟賜田宅繪麟閣號稱祭酒列於名臣為贖其
子通國於匈奴而以為郎皓等歸宋為秦檜所惡置
之冷局主管宮祠流竄瘴鄉棄之若弁髦然彼其間
關十五年在絕域中虜之君臣猶待以不死幸而生
還不得一日安其身於廟廊之上竟憂鬱以死將何
以勸事君者乎噫高宗尚復望其恢復中原者哉

